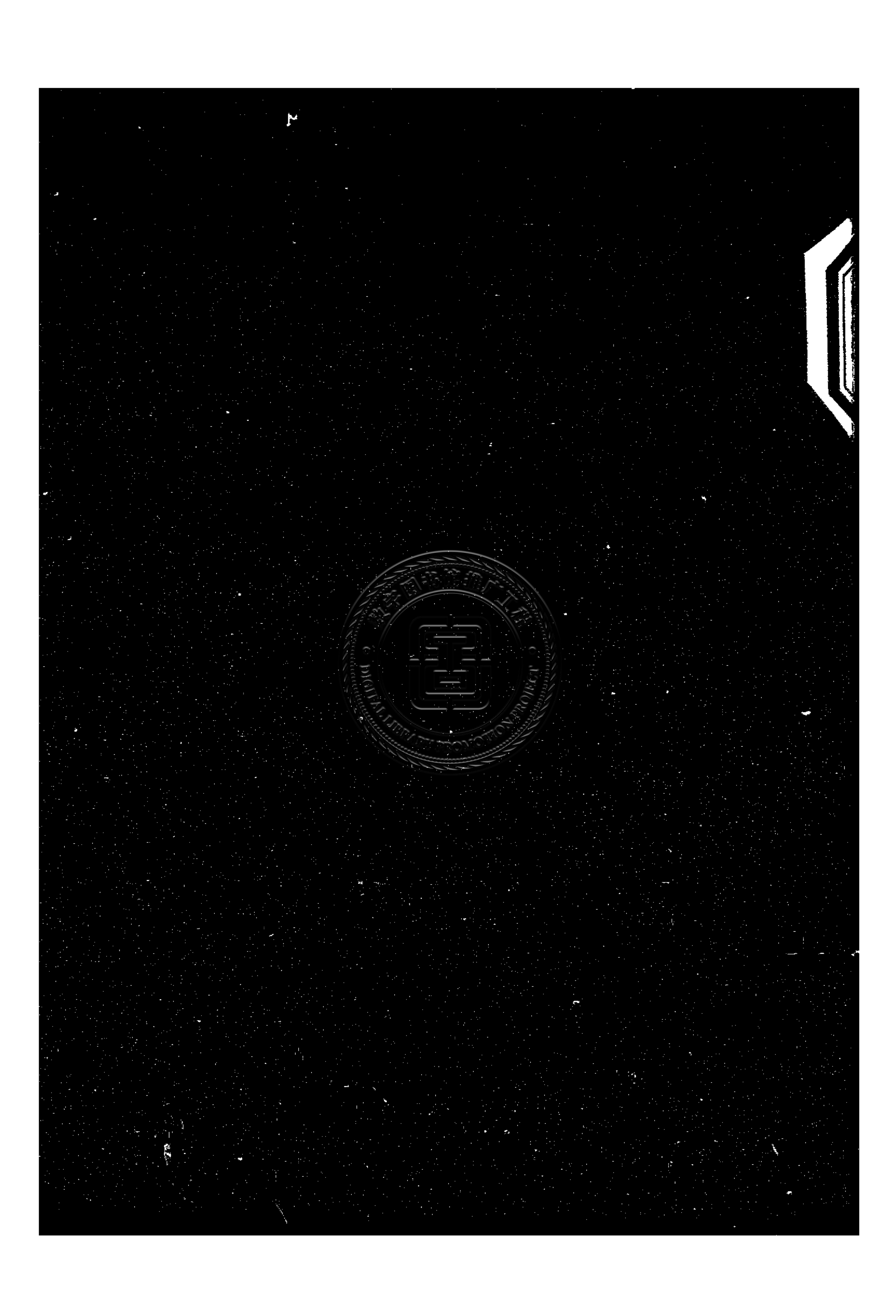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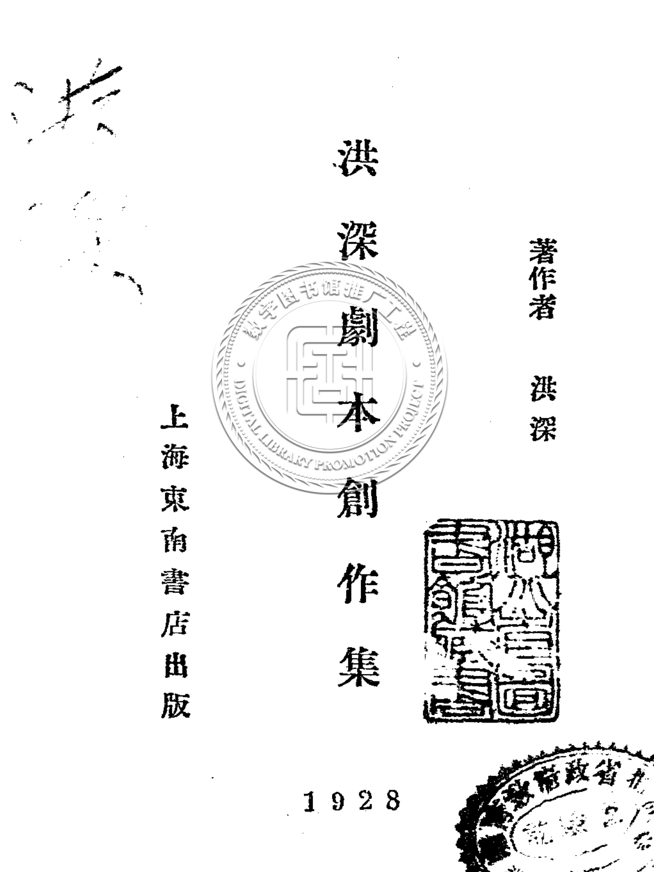


洪深劇本創作集



1928

上海東南書店印行



洪深劇本創作集

著作者 洪深

上海東南書店出版

1928

目次

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

洪深

戲劇所搬演的，都是人事。戲劇的[illegible]就是人生。同別的藝術（如圖畫音樂）相比較，戲劇更是明顯地充份地描寫人生的藝術了。但是人生是流動的，進步的，變遷的，而不是固定的，刻板的，萬古不移的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與狀態，有特殊的思想人事與背景。所以除非作者偷懶，不曾親自去閱歷人生，觀察人生，了解人生，直接的記錄人生，而祇是人云亦云，抄襲了，偷取了，摹仿了別人的作品；僅僅寫出有技術而無意義的戲劇而外；凡一切有價值的戲劇，都是富於時代性的。換言之，戲劇必是一個時代的結晶，為一個時代的情形環境所造成，是專對了這個時代而說話，也就是這個時代隱隱的一個小影。戲劇不能沒有時代性，因為人生先是不能不分時代的。

（二）

有時戲劇所搬演的，並非作者時代的人生，而為已往的時代，或者未來的時代的人生。寫這類歷史劇或幻想劇，當然不能不求劇中所引用的習慣，風俗，行動，語調，思想，情感等等，與假定時代中所曉得所承認的情形相符合。當然不能不注意劇中時代的空氣，與刻畫劇中時代的背景。但是那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，仍然會不知不覺而狠有力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。我們生在一個時代，不能不受那時代一切事物的刺激，不能不為那時代生活狀態所拘束，不能不被那時代的道德標準人生哲學所支配。我們人格本就是時代所造成，時代的影響，是非常偉大的。而且藝術不同科學，藝術都是主觀的發揮，藝術表現作者的人格。那時代精神，既然影響了作者的人格，必然也是影響他的作品的。所以戲劇題目的性質，劇中人事的時代，雖然能給予戲劇一種特殊的空氣，而決不減少了劇本所包含（作者所處的）時代的精神。（如果作者生在二十世紀，而執意要做十八世紀的人，他的作品便充滿了十八世紀的精神。）最現成的例，有蕭伯訥所着歷史劇

聖約翰』。Saint Joan 他所搬演的，是十五世紀法國一個農女，改易男裝，領了法國的軍隊，反抗英人，後來戰敗受擒，被目爲人妖而焚死的一段故事。雖然歷史的事實，未曾改動；中古時代的空氣，亦無錯誤，而劇本的態度見解，斷斷不是二十世紀歐洲大戰以前的人所能有。「聖約翰」雖是描寫十五世紀的歷史劇，但並不屬於約翰貞德的時代，而明顯是屬於蕭伯訥時代的戲劇了。

(三)

在那一個時代，一定有那一類作品，這是無可避免的。希臘伊士奇與索福克等悲劇，十之九言神怪，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，豈不使讀的人嘴都笑歪了麽！但是希臘的宗敎，本是崇拜天地間一切自然的現象，偉大的能力的。(他們有日月風雨戰獵之神)又因他們的迷信，並不是無意識的求福，愚昧的恐怖，而實有十分景仰英雄的觀念。他們的神道，並不是醜惡可駭，而是和善的，偉大的，尊嚴的。所以在希臘的悲劇裏，神道都喜歡管人世的閑事。加入人生，共同活動。

那人生有神道的加入，就有一種人類幾乎不能抵抗的勢力。而人類偏要進取，偏要反抗，偏要與預定的命運奮鬥。結果愈是失敗，愈見得人類的偉大。這就是古時希臘的時代，造成希臘的悲劇了。易卜生為什麼不寫希臘式的悲劇呢？為什麼他的戲劇題目，是社會內容的黑暗，惡性遺傳的慘酷，家庭內的不諒解，人類所受虛偽，自私，固執成見的痛苦？為什麼他極端主張個人主義？為什麼他的作品裏，充滿了革命的精神，而同時又有無限深沈的悲哀？這是因為易卜生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，親自看見法國的大革命；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世界人類對於自由平等的奮爭。他深切的覺得那威的社會，太小氣了，太虛偽偏窄迂闊無勇了。他狠不滿意於他的祖國；（有許多理由，尤其是一千八百六十四年，丹德之戰，那威諉避義務，不肯出兵援助丹麥）。從三十六歲以後，漂流在外的時候居多。（意大利德意志，隨處住五六年，而不久居）。他的大部分社會劇，是在外國寫成的。這可見易卜生的時代，造成易卜生的劇了。總而言之，處了伊士奇，索福克的時

代，不能不言神怪；處了易卜生的時代，不會不寫社會問題；可憐伊士奇索福克易卜生都是爲時代所驅使罷了。但是他們却無須乎覺得抱歉和慚愧的。

(四)

戲劇的過時：就是說讀者時代的人生，與作者時代的人生，不復是一樣。從前對於一個時代的說話，現在已經不適用了。這完全是從觀衆方面立論，於戲劇原來的用意價值，是沒有關係的。作品有沒有價值，先須問作品能不能表現作者時代的精神。如果是作者所處時代人生的一種記錄觀察解釋，必定對於這個時代有過相當的貢獻用途利益的。就是後來時代的讀者，也可以從作品裏，明瞭了作者的時代，而增加了人生的閱歷與智慧了。凡是一個時代的戲劇，而不妨移到別個時代去的，無非是遠離了人生的戲劇。非但沒有價值，而且事實上簡直是做不到的。易卜生在千八百七十九年寫了「傀儡家庭」。其後三十年間，歐美的道德觀念，社會組織，受了多大的影響。人生(與藝術)，得有多大的進步。在現代劇裏，

可算得最有價值之一了。然而目今社會上一部份人，已經廢除了婚姻儀式；離異與結婚，隨願從便；無所謂法律的拘束，社會的制裁。他們如果再聽見易卜生在劇本裏，嘮嘮叨叨說什麼精神的結合，纔可算美滿的婚姻。什麼妻子在家庭內，也應有相當的責任。似乎主張婚姻同戀愛是一樣的神聖。不免要覺得是麻煩，是無聊。太重視婚姻，思想落伍了，公認為有價值的「傀儡家庭」，何嘗不是富於時代性。何嘗不祇是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。所以一部劇本，愈是有價值，（即愈是對了一個時代說話，而有偉大感動的能力），必愈是充滿了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。（即所受人生的影響愈為深刻）。而愈是充滿了時代的精神，愈容易過時，這是當然的事實了。

（五）

戲劇既然與時代——即與人生——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而人生又無時無刻不在流動進步變遷之中；所以「某某戲劇有永久的價值」，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。或

人說，人生也有一部份，比較的少改移，比較的有永久性。就是人類根本的慾望與情感。我們閱讀古代如希臘或英依利薩伯后時的戲劇，也時常忽略了時代，不十分注意那時代的事物與背景，但狠熱烈的爲那劇中所描寫的人類慾望與情感所激動。如果在寫劇的時候，放棄了那屬於一個時代容易變遷的事物，而努力於發揮人類不大改換的情性，（如戀愛憤恨犧牲報復嫉妒貪得勇敢忠誠之類）豈不就可寫成有永久價值的戲劇了。但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。第一，我們並不能忽略了時代，而仍能眞切了解那時代的戲劇。我們看了希臘劇裏多言神怪，倘或不曉得那時代的宗教，就要目爲無意義了。我們看了依利薩伯時的戲裏，女扮男裝的非常之多，在劇中從不露出破綻，倘或不曉得那時代沒有女伶，所有女角本由童子扮演的，就要目爲不可信了。我們看了英國復朝時代戲劇的淫穢，便亟須解釋，那時朝野竭力摹仿法國，風氣使然，不以爲非的。我們看了九更天滚釘板的殘酷，便亟須聲明，當時或者有這種制度，以防止虛僞的告訐的。否則我們不免要懷

疑誤會了。第二。人類的慾望與情感，未始沒有增減與改變。從前所謂將士之勇，是衝鋒陷陣，身先士卒。現在所謂將士之勇，是退居火線之後，從容調度，遇變不驚。從前承認自殺是人格淸白的表示。現在認爲沒有胆量應付環境，一死是最省事的方法以避免責任。從前丈夫死了，妻子空門守節，視作無上光榮。現在徒覺其無聊。卽如男女戀愛，可算得是萬古不移的了，然而才子佳人式的戀愛，與互助合作的戀愛，性質全異。試看現時代所竭力制止的慾念，不復容許的情感，如一夫多妻，一女多夫，殺父蒸母，殉葬殉神，生女溺斃，以金錢購身體，以金錢購貞操，殘酷的報復行爲。（如車裂支解腰殺炮烙）在人類的歷史裏，至少有一個時代，在一個地方，視爲正當平常當然公平的事，人類所渴欲爲之的。所以慾望與情感的引起，一個時代與別個時代不同。慾望與情感的發展，也是一個時代，與別個時代不同。如果戲劇的描寫，對於一個時代（任何時代）的背景，沒有多大關係，必致所記錄的慾念與情感，欠於眞實；且興趣減少，意義空泛，

反而不如有時代性戲劇能動人了。（完全脫離時代背景的戲劇，是沒有的。即抽象如"Everyman"仍一望可知有中古時代宗教的背景）。

（六）

現在的時代，變遷得迅速極了。有人說，一百年的人生，在十年中就匆匆過去了。記得十三年以前，一個狠冷的冬天早晨，我獨自一個坐在課堂裏，寫「貧民慘劇」的一節對話：

「爹！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，爲什麼有的坐洋車？有的拉洋車」？

那時候恐怕列寧還在瑞士某城一個斗室內，替他所辦的報紙埋頭做稿子。如今俄國的政治，世界的局面，都已大改變了。我在戲裏狠幼稚地提出而不會回答的問題，幸得　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，我們也有了希望了。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，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，我特爲上北方去，想收拾一點戲劇的材料。在火車裏聽得兵士談說，吳佩孚戰勝的軍隊，將長辛店陣線上，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，

多數活埋了。因爲奉軍身邊，都有幾十塊錢，吳軍狠窮，不活埋，不能奪取奉軍的錢。我當時聽了，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，好幾天不能自然。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。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衆發生無量的同情。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。也會發生同情了。但我祇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，別無能力。所以祇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，在那年冬間，完成了「趙閻王」這部劇本。如今已有實行的政治家，起兵將北方的軍閥打倒了。欣喜得像那劇本內所描寫的事實，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。這兩部劇本都是有時代性的。我現在全照舊時所作，一些不加修改，刊登出來。爲要忠實的保存著時代對於我所生的影響，以及我能力所夠得到，提取著的時代背景與精神。還有一點，可以無須乎多聲明的，就是「貧民慘劇」與「趙閻王」，都是我閱歷人生，觀察人生，受了人生的刺激，直接從人生裏滾出來的。不是趨時的作品。（做文字同穿衣裳，一樣會求時髦）。如果我是求時髦，「貧民慘劇」就不應在民國五年寫，「趙閻王」不應在民國十一年

寫，都應在民國十五六年寫了。我敬謹的將這兩個有時代性的劇本，貢獻在讀者諸君之前。同時在序文裏，說明我對於戲劇時代性的見解。狠惶恐的希望着讀者給予我相當的諒解與同情。

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

貧民慘劇

五幕

貧民慘劇

「貧民慘劇」民國五年正月間編，其時清華學生，初辦成府貧民小學，擬演劇募捐，囑記者編一脚本。記者在清華數年，最喜與京西城外一帶居民閒談，此中人生活，知之詳悉，直如身歷其境。即如西郊載客之驢，每日自西直門至萬壽山奔走五六次外，晚間尙須磨一二斗之麥，居民生計之艱，勞力之苦，於此可見。某次偶勸驢童讀書，答曰：『先生們讀了書，將來做官發財，我們要讀書，一家子都得餓死了！』所謂平民生計教育問題，經此一語道盡矣，夫以數千年文明禮敎之中國，而平民困苦，至於斯極，可悲者一。無告之民，自知無告，遂抱得過且過之心，絕無向上進取之志，聽其自生，聽其吃苦，聽其流離，聽其消滅，一切盡歸之天命，可悲者二。其智足以及遠，才足以有爲者，亦因中國人民過衆，幅員太廣，歎爭難爲而不易見功，遂亦不爲，可悲者三。此劇情節，雖非實事，但亦理所必

有，凡種種惡事，種種犯法，果貧民自身之罪乎？抑無賢無愚無貧無富之社會，共同造孽，而致貧民一部分專蒙其殃乎？可悲者四。此劇英文譯名爲"Poverty or Ignorance, Which is it?" 點明補救之道，不外敎育。聞今日成府小學，頗有成績，讀書之外，專習手藝，畢業生得以自謀生活，以後或者貧民讀書，一家子都得不餓死乎？上所云云，與編劇皆無關係，惟欲申明此劇，有一特別原故，與其他新劇不同：普通新劇，當以能號召觀客爲第一義，此則毫無營業性質，故選材與佈置，亦不同也。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一。

此劇在京青年會開演時，頗感動人，坐中多有泣下者，後與觀客閒談，均言此劇太苦，令人懊惱不快，若非因募捐，决不來觀，此可爲記者前言觀者「何必化錢來受敎訓」作證。此應讀者注意之點二。

此劇編法(Teehnique) 有三異點：(一)自第一幕後，每幕有引一段；(二)絕無自言自語自道姓名之處；(三)第一幕與第五幕，與全劇無密切關係(一)幕前有引，

蓋因中國人觀劇，不喜間斷，滬上劇場，每因佈景費時，爲觀者所不滿，本劇之引，皆在幕前開演，幕後即可佈景，全劇一氣演完，接拍較緊。(二)一用自道姓名，觀者即不肯十分認眞，以爲台上雖熱鬧，不過逢場作戲而已，(三)第一第五兩幕，所演乃另一羣貧民之事，彼等目覩王一聲之結果，而仍不免坐以待斃；第五幕小販有言曰，「我們比他們也差不多，將來我們都不得了，」如此可見王一聲之例，乃一普通之例，幷非特別之例，(A typical case, not a special Case) 王一聲之事可慘，而坐以待斃，更可慘也。總之，每次編劇，情形不同，編者必須相機行事，不可拘執一例也。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三。

此劇四年前所編，其時於編劇學說，一無所知，不過隨筆寫去。自來美後，讀書研究，於新劇一道，略窺門徑，某日與朋友談及此劇，友云：「你如再編此劇，必然不是這個編法。」此數語褒貶俱有，褒者，如聖歎之論西廂，「是此一刻被靈眼覷見，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，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，略後一刻亦不見：」又云「此

譬如擲骰相似，略早，略遲，略輕，略重，略東，略西，便不是此六色；」貶者，則編劇手續，有十分幼稚之處，且劉姑丈與李飛人，因形容太過而失眞也。現在付印之稿，卽當日原稿，一字未敢更易，惟第五幕盤節一場，完全删去，第六幕引，加在末幕「苦力走過」之下，六幕改爲五幕。其餘優劣之點，力所及者，一一指出，非著者欲自批自注，便於自表自揚，乃著者欲將無心中試驗之結果，（當時於編劇學說一無所知）供諸大衆，以備研究討論也。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四。——民國九年

登場人物表

僕　豪家之僕　長衫馬褂約三十餘歲

乞　乞丐　約十餘歲

力　人力車夫

甲乙　皆失業遊民　著長衫

公　某公子

販　小販

童　學童

才　守財虜李飛人　有鬚御眼鏡衣冠華麗

賊　小賊　衣冠齊楚

丈　劉姑丈　有鬚樸衣紅色背心

姑　劉姑媽　著裙

三　張三（光棍）　著布長衫

九　吳老九（光棍）短衣

下　夏留（光棍）短衣

王　王一聲　中年著長衫

妻　王之妻　不著裙約三十餘歲

子　王之子　七歲

正　某善士　有鬚御眼鏡

尙　和尙

巡　巡警

地點　中國無論何處　時間　從前及今日

第一幕　街市（廟門）

（僕乘人力車上）（乞丐跟　跑　僕不理　跑　哀告）

（自注）以人力車開場，一則令觀者即時注目，二則烘托全劇，所謂Atmosphere。

力　不必拉，別說錢拉，連一句話也不給你。

乞　先生把個罷。

僕　沒有。

乞　發財先生，愈把愈有，你賞個罷。

僕　快走！

乞　先生，你給我一個。

僕　（打）

乞　（倒地）你不給，也不必打人呀！

僕　快跑！

力　這多快，還要怎樣。

僕　快點，沒吃飽飯麼？

力　（回頭）什麼？

僕　可惡東西！

力　（訝）是是！（再跑）

僕　（下車步行去）

力　不坐拉，你給我錢罷。

僕　（給錢）

力　先生，纔給五个子兒麼？

僕　纔兩步路，要我多少錢，沒有。

力　你給五毛錢。

僕　五毛錢？一個大沒有。

力　那有白坐洋車不給錢的，好，同我們賣力氣的爲難。

僕　什麼！

力　你得給錢。

僕　沒有。（轉身）

力　不給錢，不行那。（拉）

僕　你訛我！

僕　（打）（大步去）

乞（喊）

甲乙（急上）　什麽事情？

乞　一個坐車的，把拉車的打了。

甲乙（向力）爲什麽打你？

力　我打一點鐘就拉上他，一個緊兒的跑，跑了一下午，總叫我快著，快著。

乞　車不慢，我多跟不上。

（自注）一笑。

力　可不是麽，他跟著跑，他多看見了，這還要多快呀！登，一下子跳下地來就走了。

（自注）加一登字，神情俱活。

甲　沒給錢阿。

乞　我跟著他討，他不給我，拿棍子打了我一下，你看，都腫起來了。

（自注）句中有做工 Dialogue suggesting business。

力　跳下地來就想走，我向他討五毛錢，他嘰咕嘰咕罵拉半天，就是拿我一頓亂打。

乙　（憤看）可真不講理麼？

乞　好大的皮靴子，頭里還有塊鐵，在他腿上使勁的跌。

力　白拉了半天，打了一頓，還得賠出四毛錢車費，是那兒的事呢！

乙　這個人是那兒的，就這樣欺負人。

甲　管他是那兒的，現在的年頭，有錢的，還不把人多吃了麼！

力　還不結了麼？（吸煙咳）

（自注）吸烟是伏筆

販上　賣花生米啊，賣花生米啊。

乙　還是他好，做個小買賣，一天掙個幾吊的，不受寃枉氣。

販　你們講什麼？

乞　我們說你好，比我們都快活。

販　我還快活啊！

甲　比我們都强，他今天討飯，吃著一棍子，手都腫拉。

力　還有我啊，今天拉了一個坐兒，跑了半天，我是眞使勁，你看，汗出透了大棉襖拉！想賺個五毛六毛的，好，臨了一個大沒關着，挨了一頓打。

販　這可眞是倒煤。

力　不能提起，提起來就得氣死，這樣事我逢著不止一次兩次拉，常常如此。

販　就說賣花生米罷，也不容易，買賣好，賣個十吊錢，要是一下雨，一家子都得挨餓。

甲乙　比我們天天挨餓的就强拉。

販　從前我爹在的時候，我爹賺錢養家，我是任什麼也不幹，一天吃飽了就玩，玩累了就就睡，睡醒了再吃，那纔眞快活哪。

(自注)因父母不注意而失敎。

甲　我也是如此，先前我爹開著雜貨鋪，一天也進個幾十吊錢，什麼事我都不用管，一場天火燒光拉，我爹也沒有法子，叫我跟人家公館裏做個打雜兒的，偏偏我又害了一身大病，把事情也丟拉，現在是閑住着，等着餓死罷。

(自注)因有家業而失敎。

乙　我家裏大人，早就沒拉，我跟着我姑媽，姑媽痛我，捨不得讓我去學徒弟。後來我姑媽死拉，我在工程局里，當一名苦工，做一天，有兩毛錢，不做沒有，現在罰苦力的多著呢，把我的差使，長給頂了，我一月做不到十次活，這麼能吃飽呢？

(自注)因溺愛而失敎。　此三段與自道姓名無異，乃劇中弱點。　一笑。

乞　我們大家是同病相憐阿。

力　(笑)你瞧，他還能掉文呢！

乞　你瞧我不起，我念過好幾年書。

販　念書，念的討飯的書。

甲乙力皆笑

乞　我打七歲，就進了書房，三字經百家姓念過好幾十本，混了好幾年，後來我爹看我念書不行，讓我去學買賣，我爹死了，我受不了店裏的規矩，就跑出來拉，討飯也不錯，不受人家的寃枉氣。

(自注)一笑　此是自己墮落

力　剛纔還挨了一下子打呢，還不受氣。

乞　那也沒有法子拉，現在再想去學買賣，可不行拉，我有個親大爺，很有錢，看着我討飯，不管我，我逢着他，得向他借錢。

(自注)何故「再學買賣即不行?」

童上

販　賣花生米啊,先生,買花生米。

力　要車嗎?皮車。

乞　先生,把一個。

販　你天天買我的花生米,今天再買一點罷。

童　你拉洋車,不要吸煙,吸煙要吐血的。

(自注)即此一言,可知童子是何種人,所謂 Characterization

力　(笑)我是拿這個解悶呢,要不然不吸拉,今天是一肚子的氣。

甲　先生,他今天拉了一天車,挨了一頓打。

乞　我討飯沒討着,也打了一下。

乙　先生,你給他一個罷,我們多是苦人,你是有福氣的。

童　（對乞）年紀輕輕的，什麼事幹不了，要討飯。

甲　沒學能耐，別的幹不了。

童　爲什麼不念書呢？

販　先生，你念書將來做官發財，我們念書，我家裏媽，我的兄弟，我自已，全得餓死拉！

　　（自注）沈痛

力　像我這樣大，還能念書麼，我有老娘，媳婦，還有兩個孩子，一天不拉車，一天沒得吃。

乞　念書也不興，我不是念了好幾年書，什麼天呀地呀的，大呀小呀，冷拉能當衣服穿，餓拉能當飯吃麼？

販　對呀，你買一點花生米罷，我回家好吃飯。

乞　先生，你給我一個罷。

童 (出錢買花生米)

乞 巧拉，我大爺打那邊來了，我向他借錢去。

第二幕　引　(街市)

乞 大爺，好久不見了，你好？我跟你請安。

才 (逼視)你你是誰

(自注)神情

乞 我是你的姪兒子。

才 (逼視轉身)咦咦！那兒有這樣的姪子。

乞 叔叔，我是落難啲，看着實在是寒酸，可是親是親，故是故，我還是你的姪子呀！

(自注)沉痛語

才 你就是我的姪子罷，你討你的飯去得了，跟着我幹什麼？

乞　叔叔，我是窮極拉，這個樣子，你還看不出來麽？上你家裏去了幾次，門上不讓我進去，今天可逢着拉，你救救你的窮姪子罷。

才　那是你自我的，你爹在的時候，爲什麽你不學好呀！

乞　看着我爹面上，你收留了我罷。

賊　(上)

才　我就怪你爹呢，咱們這樣人家念什麽書，我的兒子，在當舖裏，多起了月錢拉，你好，你好，弄成這個樣子，還有臉來見我阿，滚得遠遠的去。

(自注)神情

乞　是一家的人，你看着祖宗面上罷。

才　敗家子弟，把祖宗的臉都丟盡拉！

乞　你不收留我，你給我兩塊錢，我上別處去謀生，別在家門口，丟你叔叔的臉。

才　要錢那，要錢那，我那兒來的錢那，我那兒來的錢養閑人那。

賊　（前伸手）

乞　你就少給幾個，問你開口，這才是頭一次，你那麼心很，看着你姪子，餓……

……（向賊）你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（捉住）

才　（捉賊）你幹什麼的？清天白日的，就下手拉。

乞　叔叔，你看丟了東西沒有？

才　（摸腰）你想偷我的東西阿，你當我有錢呵，這是解手紙，這不是鈔票。

（自注）太過

乞　沒有丟什麼罷。

才　沒有。

乞　放了他罷。

才　不能不能，等我問問他。（向賊）你胆子不小，清天白日，偷起我來拉，你這麼樣罷。

（自注）人格口氣特異

賊　財主爺，我沒偷著你，你放了我罷。

乞放才捉

才　不行不行，你爲什麼做賊阿，胆子不小。

賊　我也是饑寒所逼，沒有法子，財主爺，你慈悲慈悲罷。

才　你說是認打認罰。

（自注）妙文但太過

賊　認打怎樣？

才　送你警察局。

賊　認罰怎樣？

才　頭上帽子給我。

賊　財主爺，好幾十萬的家私，還要我這頂帽子麼？

才　你是認打。

賊　認罰認罰。

才　（奪帽去）

乞　叔叔，你借幾個錢給我呀！（隨下）

賊　我總有一天報仇　（下）

王上　（衣包）（垂頭喪氣）

幕內　王大哥，王一聲大哥那裏去？

王　誰叫我？

內　吳老九。

王　是吳老弟阿，我是兩天沒吃飯拉，現拿著一包衣服，上我姑丈劉家裏去，當幾吊錢。

內　王大哥，我也兩天沒吃飯拉，借著了錢，讓你老弟占點光。

王　好辦，只要借著，就好辦拉。（下）

（自注）以上是Prologue，下入正文。

第一幕　求告

丈　我等了你半天拉，這麼晚纔來。

才　路上逢著一個賊。

丈　阿呀，丟什麼東西沒有？

才　沒有丟，添了一點東西。

丈　逢著賊，怎麼會添東西呢？

才　他偷我沒偷著，我把他拿住拉，我問他認打認罰，認打送巡警廳，認罰，我把帽子拿過來了。

（自注）說白簡練

丈　你運氣不錯，我這兩天倒霉，總不逢著賊。

才　(自注)太過，世間卽有此種人，亦無此種口氣。

才　這兩天我的財運倘佳，｛嚇，別閑談拉，講正事罷。

丈　那一件事阿，你交給我辦就結了。

(自注)所辦何事，豈實業乎？

才　交給你辦可以，你一個人辦下來就得拉。

丈　我們不是合股麼？

才　合股，等我想想，你忙極拉，讓我做總經理罷。

丈　可以，你做總經理，把錢先墊上，以後我還你，

才　你可又來拉，我要墊得起，早就一人辦下來拉。

丈　你這意思，叫我拿出錢來阿。

才　你拿錢交給我。

丈　這買賣準能賺錢麼？

才　讓我辦，就能賺錢。

丈　將來虧了本，你可還我本錢。

才　那麽讓你辦，虧了本，你還我本錢。

丈　可以，我們訂個合同，頭三年虧了本，你不用管，賺了錢，我一個人獨得。

才　那不行的。

丈　那……

（自注）以上一段描寫劉姑丈之人格。

王　（上）　姑丈姑媽在家麽？

丈　是你來拉，你一向好阿，發財阿。

王　託你老人家的福，賤體還好。

丈　你媳婦兒，（指才）李老伯，你可認得這一位李飛人老伯。

才　這一位是王仙舟的世兄罷，叫……王一聲。

王　我認得李老伯，是我父親的至好，李老伯，你一向可好？

才　對付著，對付著。

（自注）神情

王　姑丈你好罷，跟姑媽請安，姑媽起來了罷？

丈　他早就起來拉，在佛堂里念經呢！

（自注）伏筆

王　我得見見。

丈　說到就是了，你拿一包東西，出門上那兒去？

王　姑丈，我有一件事跟你商量商量。

才　你們有事，我走罷。

王　（不語）

丈　不要緊，沒有大事，你也可以聽聽。

王　說起來，我都沒臉，我有件事求求你。

丈　有幾千銀子，沒地方存，拿來交給我就是了。

(自注) 反筆 Dramatic Irony 太過

王　要那麼著倒好拉，姑丈，你得幫你姪兒一個忙。

丈　好說，我們都是至親，這還不容易麼？我早就想來看看你，就是家裏沒人，那個打雜的，狠懶，一個月拿我二十個子，一些事也不做，我把他辭退了。

(自注)太過

王　姑媽一個人在廚房裏，忙得過來麼？

丈　沒有法子，反正是一忙，多吃點苦罷。不錯，說起廚房，我想起一件可氣的事來拉。

才　又有什麼可氣的事？

丈　昨天晚上，廚房失火，倒了灶拉，要不然，可以留你們二位吃飯。

才　（自注）太過

　　我吃過點心拉，不用費事。

王　（自注）神情

　　姑丈阿，這話又說回來拉，當時老爺在的時候，一切情形，你都全知道的。

丈　那是全知道的。

王　我小的時候，我爺因為我是獨子，沒讓我讀書。

才　不錯，令尊就是世兄一位。

王　後來我娶了周家第二位姑娘。成親不久，我爹就死拉。

丈　是的，令尊死的時候，我還送過一副輓對。

　　（自注）太過，但此是實事。

王　爹爹過去的時候，沒有留下什麼來，你也知道的，就這麼坐吃山空，也十來年了。

丈　聽說姪媳婦狠能幫你的忙。

王　（自注）伏筆
他呢，倒還肯吃苦，不過像姪兒這樣，也總是不了。

丈　找些事體混混。

（自注）反筆

王　姑丈，我自小沒讀書，也沒學過手藝，什麼也不會幹，誰要我去吃飯呢？

丈　可憐可憐。

王　現在是一點活路也沒有拉，家裏，你的姪媳婦，你的姪孫，餓了兩天，沒進一粒米，姪兒也沒有法子，來求你老人家。

（自注）此一幕乃起，應將已往之事，補敍明白，至「餓了兩天，沒進一粒米」已至（必須料理）之一步，參觀以前「有起有中有結」一段。

丈　我也是難。

王　姑丈，借給我幾十吊錢，我就提個籃兒，做個小買賣，一家三口，也就不至于餓死拉。

丈　非是你姑丈推託，實在舍下也空虛得狠，李老伯，他全知道的。

才　不錯，現在你的光景，也不狠好。

丈　要是我有錢，不用提借，送你都行。

王　咳！姑丈，這兒有幾件衣服，還是先父留了的。

才　是貂皮的袍子，哦！羊皮的。

王　因爲是我爹的東西，一直是藏著的，家里什麼東西都當拉，這個沒肯拿出去。

「自注」描寫人格

丈　這也舊哪，不值什麼錢。

王　這件衣服，就寄在姑丈這兒，有主兒末，就賣拉。

才　這件衣服，要賣多少錢？

王　舊羊皮袍子，也賣不出多少。

丈　你買拉罷，出十塊錢罷。

才　不行，不值，一塊錢也不值，當鋪都不要，我出三毛。

「自注」太過

丈　你出九塊八角，這也是做好事，你同人家也是世交。

才　親兄弟，明算帳，世交是世交，買賣是買賣。

丈　那末你出九塊半。

才　一定不行的。

丈　「對王」你過來，求求你老伯，幫你一個忙。

王　作揖。

才　幫不了。

丈　你出九元現的，那半塊你算該著我。

才　對不住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「下」

丈　別走別走，不送不送。

（自注）才走後，姑母方能出來，才之走，因避王，所謂 Motivated Exit。

王　姑丈，李老伯不要，你留下罷。

丈　不瞞你老姪說，你姑丈連三毛錢都出不起，要有，早借給你拉。

（自注）太過

王　（笑）姑丈，眞是取笑我拉。

丈　咳，可憐可憐，我是眞沒有法子，你見見你姑媽，等姑媽勸勸你。

姑上　南無阿彌陀佛。

（自注）人格

王　姑媽，好久不見，你好阿。

姑　阿呀，是你阿，我說誰講話，聲音狠熟的。

丈　你姪子問我借錢，我那兒有錢呢。

姑　你怎麼沒出息，問你姑丈借起錢來拉。

王　姑媽，我是窮死拉。

姑　阿彌陀佛，你爹在的時候，我那樣子勸他，說是小孩子，不念書，不學本事，是不行的，別說我們家裏，沒有底子，就是有點底子，也是不行，你看，算什麼。

王　這個話也不用說拉，我年紀那麼大拉，從前自己担誤了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。

姑　阿彌陀佛，愈是窮人家小孩子們，愈得教他學本事，有錢的還有點吃的，沒錢的，不就害了他嗎？

王　姑丈姑媽，以前的事不用說拉，救我一次，下次我就不再來拉。

丈　（視姑）你看怎麼樣，我們送他兩吊錢罷。

姑　阿彌陀佛，你有錢，你送他罷。

　　（自注）婦人不明事理，亦是無教育之故。

丈　那麼你拿出兩吊來。

姑　問我要錢，叫我去偷阿，叫我去搶阿，還是拿我賣阿，阿彌陀佛。

丈　他是你自己的姪（轉）…姪子，我眞是拿不出錢來。

王　姑媽，我的爹是你的親兄弟，你看至親分上，不救我，救救你姪媳婦姪孫把。

姑　嫁出的女兒，潑出的水，誰還能養娘家呀！阿彌陀佛。

王　姑丈姑媽，就讓我空回去嗎？

丈　你要回去拉，我們有點事，也不留你拉。

推王下

姑　剛纔姓李的來，幹什麽？

丈　他說我們兩個人，開一個學堂公司，自己當教習，招幾十學生，一個學生收三塊錢，準能賺錢。

（自注）原來是辦學堂公司，現在辦的人多得狠。

姑　你不要上他的當，叫他拿出錢來，你當教習得了。

丈　是我本來就沒答應他。

姑　下回我的姪子王一聲，他要再來，罵他出去，窮親戚餓死兩個更好，阿彌陀佛。

丈　賢妻高見。（閉幕）

第三幕　引（街市）

三　老九，這兩天不知這麽會事，一賭就輸。

九　不必提勒，我們輸來輸去，總是自己人。

下　我贏了你們二位的錢，你們也沒給過我一個大呀！

（自注）這般無賴，雖窮凶極惡，但同甘同苦，猶有人心，下流言「沒有飯喫也叫做無可如何」想是實話，賭錢既伏下文，又描出三人之地位人格。

三　阿呀！

九　只麼拉？

三　今天沒有吃飯拉。

下　我也沒有吃飯。

九　我也沒有吃飯！我們還是賭罷，我兩個有錢的，我們把他抬了。

三　有錢的，也不同我們賭呀。

下　慢慢的來，就行。

九　王一聲，我們可以抬他一下。

下　他也沒錢。

九　他今天上他劉姑丈家裏借錢去拉。

下　不用提拉，他姑媽姑丈，有錢，藏起來，一毛不拔，出門洋車都捨不得坐，會給他一個錢麼？

三　王一聲的媳婦，眞不錯呀！

九　眞不錯，你看王一聲那樣的窮法，他的媳婦還是眞愛他，死心塌地的做事體。

下　叫我做王一聲，早發了財拉！

九　王一聲同我們一樣，有什麼能耐，拉洋車……！

三　沒有勁阿！

九　討飯？

三　不會開口阿！

（自注）不會開口飯都討不成。

下　嚇，要叫我做王一聲阿！

九　你還是會寫字，還是會打算盤？

下　不對，這個全用不著，只一下子，準發大財。

三　你有什麽法子？

下　王一聲的媳婦兒，長得不錯，錢可不是出在他身上嗎？多著呢！要發財亦容易，把他賣了，就發了財拉。

九　天理良心，做這種的事情。

三　王一聲肯嗎？

下　沒有飯吃，也叫做無可如何，王一聲，連他自己還養不活，賣了媳婦，倒省下好幾頓飯。

(自注)亦是實情。

三　主意不錯，就怕王一聲不肯。

九　不要緊，王一聲不肯，我有法子叫他肯。

三　就怕沒有買主。

下　買主有，就怕王一聲今天借著了錢。

僕人公子上作互語介

（自注）來得巧，弱點也。

下　嘛！

僕　少爺，你先走一步，我有點小事。

九　范大哥你做了管事，老朋友都不認識拉。

僕　那兒的話，好久不見，你們倒還是這個樣子。

三　范大哥你運氣眞好，頭先偺們在一堆的時候，兩個肩膊擯著一張嘴，除了吃飯，不會別的，你巴結上了這一位。大哥，我好幾個月，沒看見你拉。

（自注）人情總是一樣，描出僕之人格。

僕　前天我看見下流的，下流二哥，託你的事，辦了沒有？

下　好辦好辦，回頭再說。(使眼色)

三　有什麼事，鬼頭鬼腦的，說出來大家聽。

下　沒有什麼。

僕　我們那位少爺要娶一位姨太太，兄弟們有合式的，替他說一個。

九　王一聲的老婆，好不好？

僕　好，非常之好，可是王一聲肯麼？

下　不要說，王一聲來拉。

王　(幕內)咳(上)

下　(使眼色)范大哥。你有事先走罷，這個數目，五百塊。

僕　好辦，前天就講好拉，就是五百塊。(下)

(自注)以下難題，是王一聲夫婦間如此恩愛，何以能令王一聲肯賣妻，直說，三句卽完，婉說，不但話多，并且情形逼真，所謂To build up a scene。

王　（上）吳老九，你們二位，也都在這里。

九　錢借著沒有？讓你老兄弟們沾點光。

王　別提拉。

下　不是我說，你的那位姑丈，眞勢利著呢！

王　咳！算我白走一躺。

三　王大哥，大嫂子跟小姪子都吃過飯了嗎？

王　（哭）那兒有得吃呀！

九　咳，我們是眞苦拉，人家是太享福拉，有錢的人，一天吃四五頓，一頓七八個菜，還說不好吃呢！

下　我們那一天也發一個財，出這口氣。

三　你就別想拉，你一輩子也不會發財的。

九　（拍）王大哥，你今年三十五歲，走眉運，你倒許發財。

王　衣食都不周全，看得一家大小，都得餓死，還說什麼發財。

下　時到運來，發個小財，倒很容易，王大哥，有一個笑話，我跟你提一提，你可別怪我。

三　別說別說，一說我們王大哥就氣死拉。

九　不會，王大哥肚量大，決不會生氣。

下　就是范大哥，他說的，他跟著一位闊人，那位闊人，要娶個姨太太，找我兄弟來拉。

王　你們運氣不錯，得一點媒禮阿。

九　倒不是那個，是我說，——王大哥，你不生氣呀，——我說，王大哥正窮呢，衣食多不週全，王大嫂跟著你，也吃了一輩的苦，不如阿——嗳——把大嫂子嫁給那個闊人，弄這麼一百二百塊錢；嗳！倒是個一舉而兩得麼？

王　（搖頭歎言）

三　還有呢，我對他們說，王大哥有志氣的，窮雖窮，萬不能幹這個，范大哥說，沒得飯吃拉，早晚是餓死，你要一躺下，你一家可也不完了麼？

下　王大嫂子，也懂道理，又不是逼他去做無恥的事，他要一答應下來，就是救了王家一代。

王　好幾年的夫妻，我那麼捨得呢？
(自注)已不說做不得矣。

九　是呀，好幾年的夫妻，他捨不得看著你餓死呀！你也捨不得害他一輩子呀！

王　小孩子這麼辦。

三下　暗話

三　叫他帶了去。

王　(點頭思)就怕我那口子不肯罷。

下　好辦，你肯了就行拉，我有法子。　(附耳低說)　(五次)

王　（點頭）我先回去罷。
下　我們隨後就到。
王　（走）
三　王大哥，發了財，別忘了你的兄弟們。
九　王大哥，難得一個主兒，肯出這麼多錢，別錯過了機會。
王　曉得。
三九下同暗笑。　招手下。

第三幕　妻子

子　媽，我餓拉！
妻　（縫）孩子，你等一等，等你爹回來，一塊喫罷。
子　喫什麼？
妻　稀飯。

子 媽，今天又喫稀飯麼？

妻 好孩子，有一口稀飯喫，就是好的拉，前兩天一點東西不喫，也過來拉。

子 媽，我看見人家同我一樣大的，拿著一包書，上洋學堂去，還帶著銅子，買點心喫，我也要這樣。

妻 我們不能比人家，等你爹回來，要是借著了錢，也讓你去念書。

子 媽，爹爲什麼還不回來？我餓了。

妻 你爹也餓了肚子去的，路又遠，也快回來拉。

子 媽，你做這個幹什麼的？

妻 做了這個，纔有稀飯喫拉！

子 媽，你做的什麼？

妻 做的大棉襖。

子 大棉襖有什麼用處？

妻　冷拉，穿拉就不冷拉。

子　媽，你自己穿麼？我看見媽總做衣服，總不見你穿。

妻　這是替人家做的。

子　媽，你的手怪冷的，爲什麼不自己穿！

妻　媽衣服穿得是少，不怕冷。

王　（上）咳。

妻　（接包）你囘來拉，衣包這麼又帶囘來拉。

王　（憤）我囘來拉，咳。

妻　（看，遲說）你不必生氣拉，許是姑丈姑媽不在家罷。

王　在家，在家。

妻　爲什麼把衣包又拿囘來？

王　姑丈剛見我，滿嘴都是好話，提起借錢，一定是不答應。求告了半天，姑丈

是有點肯拉，姑媽是一定不肯拉，把我推出來。

妻　我早勸你不去的，借不著錢，也不要緊，我早就勸你不必去的，你喫口稀飯罷，孩子也餓壞拉。

王（訝）我出去的時候，家裏一顆米沒有，現在那裏來的稀飯？

妻　你剛出去，馬家大嫂子來，送一件棉襖我做，我問他先借了四個子。

王　咳！今天又得活一天。

妻　（取稀飯來三人同食。）

妻　快別說這種話，好人，天地都保佑的，就是這樣有一頓，沒一頓的，也過了好久了，人家有錢的，也不過是過日子。

王　哼！有錢的像我姑丈姑媽，終有一天到我手裏來的，眼看著我就餓死，也不救我一救！咳！那個樣子多勢利。

妻　不必怨人家拉，就怨自己罷，你要有本事，能自己掙飯，他們决不至這樣待

你。

王　眞是運氣不好。

妻　也不要怨運氣，我們雖然窮，大小倒還平安，人家有千有萬，喫著魚肉，穿著綢緞，一天到晚有心事，還不如我們快活呢。

王　(泣)我眞是害了你拉，你要是嫁在有錢的人家，喫著，穿著，使喚著丫頭老媽，那兒能，叫你，一天，到……

妻　別說下去拉，嫁鷄隨鷄，嫁狗隨狗，人家有喫有穿，我亦不想他，我們家裏是窮，我也沒有嫌你呀。

王　你是半世快活，已經給我擔誤拉，我要是現在就死拉末，你還可以圖下半世快活。

(自注)王一聲不過無出息而已，心地總是好的，賣妻實是無法，所以可憐。

妻　(泣)你今天這麼說起死的活的這種怪話來拉，我嫁了你十來年，我還是怨過

王　你一次沒有？我還是同你吵過一次沒有？你今天說起這個話來，奇怪。

妻　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就說害你喫了一輩子的苦。

王　(泣)喫苦也是我願意的，苦是苦，我們夫妻，倒是在一塊兒，這就是福氣拉。

妻　這種福氣，算了罷，苦到這種樣子，還不如死，眞是，我死拉，你倒好拉。

王　(揩淚怒)你死拉，我怎麼能好咧？

妻　我死拉，你可找一條生路，或者找個好主顧，嫁給他，還可以享半世的福。

王　(大哭)哦哦！你今天說這種話，你是什麽心思阿？你亦不必多說，我自然有主義，(哭)你要一死，我不會比你多活一天。(賭氣立)

妻　要是弄不著錢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

王　(縫衣泣)

子　(泣)媽你爲什麼哭？

妻 （泣）你問你爹去。

子 爹，我媽爲什麼哭？

妻 兒子都這麼大拉，虧你說這種沒良心的話。

王 人到快餓死拉，還顧什麼呢？

（自注）王一聲夫婦間，若無恩愛，則慘狀便不如此之甚，今甚有恩愛而王背棄，妻又肯去，便演出無可如何之情。劇中第一難關，在衆人慫恿王一聲時，第二難關，在其妻離別時，實乃人情以外之事，演來却如人情之中。觀客對王一聲，雖惡之而仍應憐之，故編悲劇（Tragedy）應令觀者爲劇中主要人物表同情，倘王一聲成一死不足惜之無賴，則其妻之死，不過一鬧劇而已（Melodrama）。必言其夫婦恩愛者，欲觀者爲王一聲表同情也（Sympathize with the tragic character）。悲劇中主角，其結果雖悲，乃足動人憐惜者；鬧劇中之惡人（The Villain）乃不足憐惜者。

子　媽不要哭拉。

妻　（揩子淚）

三　王大哥在家麼？

王　在家。張老三，你請進來罷。

三　（施禮）大嫂子你好？

妻　（還禮揩淚）

王　還有他們二位呢？

三　同范大哥就來。

王　我有一句話，忘了給你提拉。

妻　你說罷。

王　我們家裏窮得也不成樣子拉，我找這位兄弟，這位兄弟說有一位山西財主，找一個奶媽子領小孩兒，你可去麼？

妻　（揩淚）不去

王　我不是同你說笑話，應了這件事，一個月，能拿二（咳）二十塊錢月錢。

妻　是財主家裏呀。

王　是的，他家裏可闊著呢？

妻　雇一個領孩子的，出二十塊錢一個月麼？

王　嘚

三　王大哥說錯了，是十二塊錢。

王　不錯，是十二塊錢。

妻　我去拉，我的孩子誰管呢？

王　帶了去。

三　帶了去也行。

妻　這個財主住在那兒？

三　住在這個不遠。

妻　山西人我也不懂話。

王　慢慢兒就懂……

三（推王）山西人會說本地話。

妻（疑）我不去，怕他脾氣不好侍候。

三　大嫂子，你去了包你享福。

妻　有幾個孩子？

王　三個。

三（同時）五個

妻（笑）倒底是幾個？

王三同　五個，

妻（點頭）太太多大歲數拉？財主有多大歲數拉？

王　我！

三　財主年紀不大，他從來沒有娶過太太呢！哦，他娶過一個太太，死拉！

　(自注)想到娶妾上。去又自知誤。

王　不錯，是太太死拉。

妻　我不去，你又鬧什麼鬼，你們兩個人說的話，怎麼不一樣：你們想著害我麼！

王　咳！窮得沒有法子拉，你去去罷。

妻　叫我上那兒去？

王　上財主人家裏去。

妻　我是一定不去。

王　你是眞不去，我非叫你去不可。

妻　要我去，先把孩子接來我看看。

三　那可不行。

王　你不去，我合著打死你，我償你的命，大家死了，省得挨餓。（頓足）（子哭。）（自注）太急一些

妻　（哭）這是那一回的事，從來沒聽見你提過，只麼說了一句話，就逼著我走，你是要把我送倒那兒去？（倒王懷內）

王　（歎）我送你上一個地方去，省得你也苦死，我也餓死。

妻　（哭）你說，你到底把我送到那兒去？我們十幾年的夫妻，你這樣很心，下這個毒手拉。

王　你去罷，你去了救你丈夫一條性命。（欲跪）

妻　（哭）你起來罷，你說實話，到底送我那兒去，你說了，我就去。

王　（哭聲）送你上一個財主人家去。

妻　（哭）送我去幹什麼？

王（極低）我把你賣拉。

妻（哭）幹什麼？

王（泣轉向三）老三，我不，我不，……

三（低）大哥，機會可難得呀！二百塊錢，你也好，他也好。

妻（暗聽，拭淚，藏剪）怎麼樣？

（自注）剪刀伏後文，此處應將剪刀墜地，令人注意，然後藏起。

三 大哥，大嫂問你，你實說了罷。

王（咬牙）我告訴你說，我把你賣了，賣給一個財主做姨太太。

三 身價二百塊，回頭就來領人。

妻（倒王肩）你是眞把我賣了！ 子（隨母）

王（哭聲）還能假的麼：

妻（哭）賣了多少錢？

王　(哭聲)二百塊錢。

妻　(哭)今天就要我走阿！這樣快！

王　(哭聲)他們今天就來接你。

妻　(哭)我去了，你有這二百塊錢，能好好的過拉。

王　(哭)我不餓死，這條性命是你救的。

妻　(哭)我娘家路遠，沒有人來拉，—孩子，你把枕頭底下一包紅紙拿來，我的婚帖，就當面燒了罷。

三　來　我替你燒。(燒介)

妻　(喘)這個孩子呢？

王　孩子阿，讓他去罷。

三　孩子跟了去。

妻　(喘)你又把這孩子賣到那兒去？

三　講好的，連孩子二百塊錢。

妻　你捨得你孩子麽？

王　（視孩掩目不語）

（自注）得失關頭（Climax）

妻　嘤！他是我的孩子，就不是你的孩子麽？

王　（大哭）我不賣拉，我餓死也不賣拉。

（自注）王一聲是無氣骨之入，

九僕下同上　來拉。

王　我不賣拉。

下　你不賣拉。

僕　說定了的，不賣不行阿。

九　他要不賣，把他抬走，一個大錢也不用給。

妻　賣，賣，賣，說完一句話，就走，（對王）事體到現在，不必說拉，可是將來我娘家來人，怎麽說呢？

王　（哭）

妻　說我死了，好不好！

王　（點頭）

僕　該走拉。

王　（拉妻　哭。）

妻　走是總要走的，你把錢拿來。

九　交錢是可以的，得寫一張賣身契。

僕　王大哥，筆在這兒，你寫罷。

王　（拉妻痛哭不顧）

僕　現在再要反悔，不行拉。

王（哭）我要是會寫字。也不至於弄到今天拉。

下　范大哥你替他寫罷。

僕　你快說我寫。

三　王大哥你說呀！

王（哭）妻扶之。

妻　立紙人王一聲，今願賣妻，連子，二百元，決不反悔。

三　行了行了。

僕　還得畫一個押。

下　王大哥筆在這兒畫押。

王　（不顧）

妻把王手代畫

妻　錢拿來罷。

僕　這兒是二百塊。

三下九同說　還有呢？　三百塊？

僕　囘頭再說。—二百塊，媒人二十，中證二十，寫紙十塊，一共去了五十，這兒是一百五十。

妻　一百五十塊錢在這兒，我去拉。

(自注)全幕事實，本不過王一聲告妻一切，及離別而已，三分鐘可完，今加入無數曲折，所謂(To hold a situation)若用此法，則情節雖簡，不愁無戲矣。

子　媽別去。

王　(拉哭)我不賣拉。

九　你拿了人家錢，還能不賣麼？

妻(推)你放心，我活著是你家的人，死了是你家的鬼。

(自注)伏後

三下攤妻去

王 （脫手祝錢大哭）

子 （哭）九僕抱子下

王 （頓足）我眞是不賣拉。

第四幕　引（街市）

童 爹，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，爲什麼有的坐洋車，有的拉洋車？

正 都是他們自取的，沒有本事的人，別的事不會做，只好拉洋車，你們小孩子，得好好的念書學本事。

（自注）此便近於傳道，弱點。

童 拉洋車的，可以去念書學本事麼？

正 他們家里太窮，年紀太老，不行了，你們幸而生在大戶人家，有人給你們喫，給你們穿，年輕的時候不學好，將來老了，更不得了。

童　爹，他們太窮，不能念書，拉洋車的，世世代代祇好拉洋車麼？

三下九妻子　上

下　說好的是五百，你一個獨得三百，是不行的。

僕　你你賣身紙上，只寫二百，你怎麼能向我討五百呢？

九　得了，范大哥你得一百，我們三個人分二百罷。

僕　我們是多年老朋友拉，不然，再也不行的。

子　媽你上那兒去呀；爲什麼一路走一路哭呀？

妻　孩子，你跟着我走罷。

子　媽，我的爹呢？

妻　孩子你沒有爹拉。

子　我爹不是剛纔同媽講話的麼？

妻　孩子你有爹娘，比沒有爹娘的還苦。

儍　快走，路上不要講閑話。

正　諸位請了，上那里去？

儍　我們上財主家里去。

正　這位婦人，是誰，爲什麼哭？

九　是我們朋友的東家的太太。

正　那一位小孩呢？

下　是他的兒子。

正　爲什麼在路上啼哭？

妻　老先生，我是王一聲的媳婦，今天他把我賣給一個財主，現在正送我到財主家里去。

正　那個小孩子，是你的兒子？

妻　也是賣在一起。

正　爲什麽你的丈夫，要把你們母子兩個賣了呢？

九　沒有飯吃，不賣也沒有法子。

正　世界上竟有這樣慘事，可憐可憐，等我救他們母子兩個。

僕　財主買下的，你敢來多管閑事麽？

下　不行，你快走開罷。

正　別忙阿，他不是賣給財主的麽！我多出點錢，買他下來，就是拉。

僕　多出錢也是不行。

三　范大哥，我看他們夫妻，哭得怪可憐的，反正是一賣，這位老先生肯多化錢，讓這位老先生買下來也是一樣。

僕　你買麽，原價八百，你出一千。

妻　我丈夫纔得了一百五十塊。

正　你們照良心說話，到底賣多少？

三　我們打財主那里，拿了五百塊錢。

僕　六百塊。

下　五百塊？

僕　六百。

九　好的，你又留下了一百。

正　六百也罷，你們把人先領到我家里去。

下　那不行，你先付錢，後交人。

正　我一時身邊，那里有許多錢，我要回去，慢慢的想法子。

九　好，現的不賣，賣欠的，我不幹。

正　你們也要有良心阿，折散人家的夫妻，我已經答應你們價錢，你們還要怎麼樣。

九　爲人不把良心壞，富貴榮華那里來。

三　我們喫的到不了肚子，穿的到不了身上，要是有地方喫飯，早就不幹這個了。

僕　(自注)神情人格

　　多說什麼，快走。(推)

正　等一等，我們大家商量。

九　要買，拿現錢來，不買，大家就散。

正　你等一等……

下　走走走……

童　爹，這個婦人同這個孩子，爲什麼讓他們推著走？

妻　老先生，你眞是個好人阿。

正　等一等，我們有個商量，人，人，我是一定要救的。

妻　老先生，你救我們母子兩個麼？

正　一定一定要救的。

九　拿錢來阿。

正　噯噯！

妻　（同時）老先生，我，你不用管拉，你把孩子救下罷。

正　哦哦！孩子孩子，賣多少錢？

三　唉！老兄弟們，都聽我說，這位老先生是個好人，這個孩子，讓他買去罷，我們也算行個好事。

九　張老三，說得怪可憐的，我們依著你罷，你出十塊錢。

正　（付錢）　九（接）

九　（拉孩）孩子，你跟著這位老先生去罷！

子　（牽母）哼！（不去）

三　你跟著老先生，比你媽好多了。

子　我不去。

妻　(哭)孩子你去罷。

子　媽爲什麼不去呀？

正　(憤)

妻　(哭)好孩子，你先去，你媽就來。

子　(哭)我同媽一塊去。

妻　(打子)叫你去，爲什麼不聽話？

子　(哭)(三拉之)

童　(泣)你來你來。

正　(泣)孩子跟我來。

妻　老先生，我謝謝你，我跟你叩頭拉。

正　(扶之起)阿呀！我一定要救你，不能救你，誓不爲人。

子　（跑囘）

妻　（打）你過去。

子　媽打罷，打死我，也不離開你。

僕　（笑）這個孩子眞討厭。

妻　（哭）老先生你不必管我拉，這個孩子，你看顧他點罷。

三　老先生是好人，你放心罷。

妻　（哭）這個孩子，（哭聲）老先生，你讓他念念書，學點本事，將來大了，別同他爹一樣，（哭）這個孩子，倒還聰明。

僕　是一個聰明的孩子，十塊錢太便宜你了。

妻　（哭）孩子，你過去罷。

子　媽不過去，我也不過去。

妻　媽就來，你先去。

下　沒有功夫拉，拉他過去，你們快走。

拉子子不肯　推妻妻回顧　同下

下　孩子交給你。（下）　正（拉子）

子（哭）我媽呢？

童　你媽去了。

子（哭）我要跟我媽去。

（自注）結王之子

正　你媽就來，你媽就來。

童（泣）可憐，眼看著他的媽就去拉。

正　六百塊錢也罷，我是一定要救他的，來，你們跟我回家。

第四幕　燒香

王　咳！

九　王大哥，不必嘆氣拉，大嫂子也到了好處拉。

王　（不語）

下　我們還是要錢罷，替王大哥解個悶。

三　王大哥來，你亦翻翻本。

王　咳，我那兒有心思賭錢呢，這兩天連著也輸不少拉。

九　王大哥，你倒是輸了多少？

王　一百五十塊錢，現在還有三十。

下　三十也還可以，也許就贏了一百。

九　來罷，我們大家都來。

王　我是不來拉，這三十塊錢，我還留著喫飯呢。

下　王大哥，你也不怕寒酸，你輸給我們錢，就同存在錢莊上一樣，什麼時候要化，就能借給你。

(自注)妙語

王　我實在心里不痛快。

九　贏了錢，比什麼也痛快，來罷。

下　來，我起莊，你們大家都押。

衆押錢　下擲色

下　這可活該，這是十八點，我通喫。

王　倒霉，我頭一把就輸了。

三　王大哥，你做莊，我們押。

王　擲骰

三　阿呀！二老爺帶眼鏡，四點。

王　咳！

九　該我做莊了。（擲數下）

王　這回你纔十一點。

九　那不是么，是六，該十五點。（搶骰子）

王　那兒的事，你不是賴麼？

九　怎麼我是賴呢？是十五點，你問他們大家。

王　張老三是幾點？

三　我沒有看見。

王　你看見沒有。

下　王大哥，是十五點，你許看錯了罷。

九　可不是麼？我還會賴。

王　十五點不要緊，讓我來趕。

九　你趕。

王　（擲色）

下三九同　八點，八點。

王　這回讓我來做莊。

九　押多拉，你賠不出來。

王　我還有二十塊錢呢。

九　二十塊，夠什麼，還要做莊。

王　你做莊，我押十塊，你敢不敢。

九　有什麼不敢？來！

和尚上

尚　阿彌陀佛，你們又到佛殿上來賭錢拉阿，叫當家和尚知道，又是麻煩。

王　不要來討厭。

尚　什麼討厭，廟是和尚的，你們幾位快請。

九　人家正玩得高興，你來幹什麼？

尙　什麼叫討厭？

王　阿呀，不討厭的和尙，你請去念經把。

尙　庫房里新出告示，無論何人，不准在廟賭博，不依的，喫四十板子，和尙不管，也喫十下。

三　師父，我們老主顧拉，哼，嗳，回頭送你兩個香錢。

尙（低）我和尙討厭麼？

下　得了，王大哥，你說錯了話，得罪了這位老師父，你送他一塊錢罷。

王　拿去。（擲一元與之）

九　你押九塊拉。

王　九塊

尙　回頭當家師父出來，可是你們自己說。

三　當家的不會出來的，出來了，我們自己會說。

尙　我可勸過你們拉。

下　知道拉。

尙　別說我拿香錢。

三　不說，不說。

尙　阿彌陀佛。

九　擲骰子，　賭不息。

姑提香籃上

姑　阿彌陀佛。

尙　阿彌陀佛，老太太，前天囘去，天可晚了，路上可好呀？

姑　托你老和尙的福，還好。

尙　行善人，佛天保佑，阿彌陀佛，老太太，今天來是燒財神香。

姑　財神香是要燒的，還要燒觀音香。

尙　阿彌陀佛，我們這廟里，送子觀音可靈著呢。……

姑焚香跪拜

三　剛纔王大哥，可連贏了兩把？

王　這回又輸了。

九　你還有多少錢罷？

王　十五塊。

九　我同你做個輸贏罷，我押十五塊，你做莊。

王（擲數次）九點，九點也不小拉。

九　十一點，十一點你看這不是，十一點。（攫金）

王無話

九　走罷，王大哥回去喫飯罷。

王　我同你們一同喫飯。

下　不行，我們還有事去呢。

王　有什麼事？

下　有事，不能告訴你。

三　誰在那兒燒香？

九　老太太。

下　我知道是老太太，是誰呀？

三　是王大哥的姑媽。

王　是麼？　姑媽姑媽。

姑（拜起）　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姑媽，姑媽。

姑（不理）　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姑媽，姑媽沒有聽見。（拉）

姑　只是那里來的討飯的。

尙　老太太燒香，你走開些。

王　姑媽，我是王一聲，你認不得拉。

姑　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姑媽，你不認我拉。

姑　你是王一聲，我不認識你，我也不願意認識你，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好，姑媽，連你自己的姪兒子，都不認拉。

姑　你還提姪兒子麼？你把我的臉多丟盡拉，我那兒來要飯的姪子阿，我們劉家……。

王　姑媽，我怎麼著就丟了你的臉拉。

姑　你看見我上廟里燒香，你衝著和尙丟我的臉呀。

尙　阿彌陀佛，一顆樹上，有花有葉，一家的子孫，有好有壞，老太太，你是有

福氣的。

王　討飯討飯，丟了你的臉拉，討飯也不討到你們劉家去，你念念佛，積點福罷，別叫劉家的子孫，丟你們劉家的臉。

姑　我沒有兒子，不用你替我擔心，你滾開，阿彌陀佛。

王　對呀，你修修罷，修個兒子出來。

姑　兒子，我沒有看見兒子那麼大，賣娘的。

王　(哭)當時我問你借錢，你不借末，我是沒有法子纔賣的，現在你講這過來挖苦我。

姑　我不借錢給你，借給你錢，也無非是賭輸，好好的人家，爲什麼開口問人家借錢。

王　姑媽，你摸摸良心，當時你嫁的時候，爺爺早就不在拉，我爹賠了多少錢？

姑　好女不穿嫁時衣。我們劉家，不在乎這個。阿彌陀佛。

王　我爹爲你化了多少錢，留給我的，有你一半那麼多麼？我亦過了十好幾年阿。

姑　像你這樣沒有出息，就多給你留一點，也無非是敗乾淨拉。

王　我是沒出息，是敗家，沒有害你姑媽。

姑　你要想害，也不行阿，阿彌陀佛。

王　姑媽，你是有錢，我還是偷過你的，搶過你的沒有？

姑　本來你也不敢偷，就是問我借過，阿彌陀佛。

王　我現在是窮拉，你就不理我拉，問你借錢，你不借也就罷了，你連人也不認得拉。

姑　你有錢我就可以借錢給你，阿彌陀佛，有了錢，我就認你做姪子。

王　今天我跟你提過借錢麼？你不理我。

姑　師父，我們上後邊觀音殿去，阿彌陀佛，那里來的野人。

尙　老太太我拿著籃。

王　姑媽你說呀？（拉）

姑　阿彌陀佛。（打耳光）

王　你打我，你爲什麼打我？

尙（勸）算了算了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

王　我問問他，爲什麼打我？

尙　不要吵。

王　我同我姑媽講話，與你和尙什麼相干？

尙　你要吵，上廟外頭去吵。

姑　你拉著我幹什麼？

王　你爲什麼打我？

姑　我是你姑媽，你姑媽打了你怎麼樣？

王　打人你知道是姑媽拉，借錢你就不是姑媽。

姑　你愈學愈不是東西拉，把兒子賣拉，媳婦賣拉，又做强盜來搶你姑媽拉。

王　（氣）我不是東西，我做强盜，是你姑媽害我的。

姑　你姑媽怎麼害你來著？

王　當時姑丈肯了，你姑媽不肯，要是借給我幾吊錢，何至於家破人亡，到這個地步？

九三下　打呀！

王　今天我這條命，同你拚了罷！

姑　你們眞是强盜，眞要搶呀！

九　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。

打搶　和尙逃

姑　（倒地哭）

九　大哥走罷，老三你得什麼沒有；

三　金簪子。

下　我得了一只金鐲子。

九　我也是，王大哥，走罷，你手裏拿的什麼？

王　（拍手）沒有什麼。（下）

（自注）拍手以見兩手空空也

尙（上）還好還好。　老太太你怎麼了？

姑　他們這一班強盜。

尙　阿彌陀佛，雷公爺要打的，人打壞了沒有？（扶起）

姑　有點痛，人是不要緊的，東西丟了不少，金鐲子，噯！我的金簪子呀！

尙　東西不要緊，回頭報巡警，老太太，你人覺得怎麼樣？

姑　我要回家。

尙　你走得動麽？我替你雇個洋車。

姑　洋車要錢麽？

尙　你給他三個子。

姑　不行不行，我不坐。

尙　你走不動呀！

姑　（走）走得動。（倒地）

尙　阿彌陀佛，老太太你這個樣子，你不必走拉，到後邊和尙房里去躺一回罷。

第五幕　引　（街市）

丈　阿呀呀！這可怎麽辦呢！我是走頭無路。

才　劉兄，你剛纔來找我的麽？

丈　（回頭）阿呀呀！你可來拉，我找了你半天拉。

才　什麽事這樣著急阿！

丈　了不得，急死我拉。

才　你可別急死阿，急死拉，你的家當交給誰？你快說罷，倒底是怎麼回事；

(自注)太過

丈　人家告訴我的，你嫂子在廟裏給人家搶了。

才　唉！嫂子怎麼會到廟裏去，誰說的，眞的麼？

丈　上廟裏去燒香，這是眞的。

才　這纔怪拉，他們婦道人家，沒念書，不懂得道理，老哥哥，你也是這樣胡鬧，搶得好，應該的。(笑)

丈　人家破了財，你反倒高興拉。

才　有錢，我叫你交給我，開一個學堂公司，你不肯嗎，有錢，去送給和尙化。

丈　搶的不是錢，是首飾。

才　誰搶的呢？

丈　就是那個賣皮袍子的王一聲，邀著一幫匪人來搶的。

才　在那裏搶的。

丈　在廟裏？

才　廟裏有和尙麼？

丈　有和尙。

才　和尙爲什麼不管。

丈　我亦不知道。

才　那些匪人那兒去了。

丈　都跑了。

才　唉！首飾是金的罷。

丈　可不是眞金的，就對了八成銅。

（自注）太過

才　可惜了兒的金子，老哥哥，你有什麼法子，把匪人抓回來，把首飾問他們要回來？

丈　我來找你想法子，你倒問起我來了。

才　曖唷，可惜了兒的金首飾，我是一點法兒也沒有。

丈　你想出法子來，我謝謝你。

才　謝謝我，眞的麼？我想出法子來，你謝我多少錢罷。

(自注)太過

丈　咱們兄弟兩個，還講錢麼，我準謝你就得了。

才　嘸嘸嘸，我有一個好法子。

丈　什麼法子？

才　你可眞謝我麼？

丈　謝你。

才　把匪人都找了來，同他們好好的講，把首飾要回來。

丈　匪人都跑拉。

才　唉，我忘記了，等我再想一想，嘸又有法子拉。

丈　又有什麼法子？

才　我們兩個，沒有什麼高著兒，去找那位，那位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把他的姓，
又忘記拉。

丈　誰呀？

才　有鬍子的。

丈　有鬍子的可多著呢？

才　帶眼鏡的。

丈　你亦帶眼鏡。

才　那麼那麼，唉唉，那兒不來了麼？

正上(低頭走)

才　唷，好久不見。

丈　老先生，我眞想不起你來，你是個好人，你你救救我罷。

才　老先生，他的事，你全知道麽？

正　他的什麽事。

才　他的太太，在廟里被王一聲搶了。

正　王一聲的事體，你們可知道麽？

丈　他是把媳婦賣了，那是他自找的。

才　那你也是自找的。

正　你現在要找我做什麽？

丈　找你想個法子，把丟的東西，金簪子金鐲子找囘來。哦，還有一個人呢，把我那一口子也救囘來。

正　我要去救王一聲的老婆。

丈　王一聲的老婆，你不要管拉。

正　你只知道你自己的妻子，就不顧人家的妻子了。

丈　我這我這，不止一個人，還有東西呢，金，金首飾。

正　現在我是可以幫你的忙，你先幫我一個忙。

丈　全都可以。只要不是錢。

（自注）太過

正　就是錢，王一聲的老婆，賣了六百塊錢，我要去贖她囘來，我已經有了五百五十了。

丈　還有五十，你問他借。

才　我身邊一個大錢沒有，他帶著一百塊在身邊。

丈　有錢，我不借，你亦不能搶我的。

正　我這個人，你是相信得過，你要利錢，我亦可以。

丈　出利錢，等我想想，我要是借給你呢？

才　老先生幫你，把人同首飾取回來。

丈　我要是不借呢？

才　可惜了兒的金首飾。

丈　我還是不借。

正　有事不便奉陪，改日再談。

丈　我就是借了。

才　老先生回來，他肯借拉。

丈（數）五十塊。（交，縮）

正　五十塊。

丈　三分利。（交，縮）

正　就是三分利。

丈　一五，票子是新的；一十，眞好看；十五，沒有數差罷？二十，是不是四張？二十五，全是本地的，不用貼水。三十，三分利眞便宜你。三十五，（向才）借錢你可是保人。四十，老先生……四一，四二，四三聲音都好聽。四四，四五，四六，四七，都是站人兒的，一塊錢多一個子，四八，四九，老先生，算五十罷。

（自注）太過

正　我是有正用向的。

丈　我們眞是交情阿，五十，給你一個足數。

正　你們不必著急，我先救王一聲的老婆去。

丈　你可別跑了。

正　只要匪人捉到，首飾大概還不要緊，我聽說匪人已經捉到了。

丈　我謝天謝地。

正　我從這邊走拉再見。（下）

丈　你可快來，噯！這是頭一回，爲了我的老婆，這樣的急法，眞是頭一回，爲了我爹媽，也沒這樣急過。

才　金首飾能同來，別的不必說拉，可是別忘了，你得謝謝我。

第五幕　廟門

賣花生米阿　（開幕）

（自注）一，以下乃 Epilogue ，二，或謂宜將辦貧民小學一層演出，廟應改爲小學，一羣貧民，皆入學讀書云云。此便近於傳道，C. Hamilton 論 Pinero 云 "Pinero does not talk about life; he exhibits life, and leaves th talking to individual Spectators."

販　賣花生米。好，你們又來拉。

甲　我們反正是沒有事。

乙　你喫過飯沒有？

販　算喫了罷。

力　喫是喫拉，沒喫是沒喫，什麽算喫了罷。

販　昨天稱了幾斤雜貨麵，我媽先喫了，存下不多，今天我當早飯也沒喫飽，眼看得不能再喫拉，可不就是算喫了麽？

甲　我們餓一頓飽一頓，還算是福氣。

乙　這話不錯，多少闊人，現在都完拉，我們倒還是這個樣子。

力　我還是拉我的洋車。

甲　對呀，就提眼前的事，像王一聲。

販　王一聲，這個新聞，現在倒底這麽樣了。

甲　以前的事，我不知道，就打他賣了媳婦兒說起。

力　他沒賣媳婦兒以前，跟他姑丈借錢來著，姑丈沒借給他。

乙　他姑丈姑媽，不是很有錢麼？

力　好，很有錢，送給和尚化行拉，做好事可不肯。

販　聽他說罷，賣了媳婦兒怎麼樣？

甲　他賣媳婦是那一般匪人勸他的，賣完拉，把他錢又騙了。

販　這可不是白賣了麼。

甲　他姑媽到這個廟里燒香，他同他姑媽講話，姑媽不理他，他就把他姑媽打了。

力　聽說打得很利害。

甲　打了不算，那一幫匪人把首飾全搶了，這一下，他姑丈可就急拉。

力　土匪跟王一聲全抓住了。

甲　抓住拉，罰了十年苦力。

販　這可不是玩的，現在他媳婦兒呢！

甲　咳，更可憐拉，自己把剪子逼死了。

（自注）結王之妻

乙　眞是可憐。

販　王一聲有一個兒子呢？

甲　他兒子倒好拉，一個老先生買了去，敎他念書拉，將來到許有個出息。

乙　要學本事，可得䞣早，像我們就是小時候，自己不好，今天纔這個樣子。

力　提起王一聲，又是可憐，又是可氣。

甲　不必氣人家拉。

苦力走過

王　咳！（哭）

九　王大哥，你怎麼這樣不中用，我們大家，都是剖了十年苦力，我們哼亦不哼

，就是你一個人哭。

王　我是冤枉的。

三　要冤枉，大家都是冤枉，不冤枉，大家不冤枉。

王　咳！我是你們害的。

下　我們害了你拉，你害了我們拉。

王　我從親戚家里回來，你們末，勸我賣媳婦。

九　你沒有錢，不賣就是餓死。

王　後來我有了錢，你們邀我賭，把我的錢騙完了。

下　你自己情願來賭的。

王　我的姑媽，是你們叫我打的。

九　你的姑媽，本來不是人。

王　你們多搶了首飾，我是一樣沒拿。

下　誰叫你自己飯桶。

王　到了現在，兒子也賣拉，媳婦也死了，一塊錢沒落下，罰我十年苦力阿。(頓足哭)這一輩子，不就完了麼？你們害得我好冤呀！

九　你還冤嗎？你身邊一個大錢沒有，罰你苦力，你倒有地方喫飯拉。我們一個都有幾百塊，也給你拖在里頭，現在也變成光蛋。

下　你還怪我們呀，你要不賣媳婦，我們窮雖窮死，也不至於罰十年苦力，這不是你害了我們麼？

三　都是你的姑媽不好。

僕　依我說，都不怨別人，怨自己。

三　怨自己沒有能耐，不會找飯喫。

九　你們也糊塗，這是命該如此。

三　我們是命，王大哥可不是命，王大哥家本來是有點底子。

下　有底子也不行，坐喫山空。

三　就是這一點該怨自己，年紀輕的時侯，像我們太窮拉，不能不自己找飯，像王大哥，家里事不用管，很可以學一個手藝。

僕　他本來好好一個人家。

三　王大哥也是個好人，我們交了幾年朋友，王大哥是規規矩矩，從來沒有跟著我們胡鬧過。

九　這倒是實話。

三　要不是餓極拉，也不會做這種事。

下僕　肚子沒得喫，身上沒得穿，眞叫沒有法子。

三　我說不怨別人，就怨自己，沒有能耐。

九　王大哥全叫爹媽害的。

王　到了現在，我還怨我的爹媽麼？（哭）

九　（哭）提起來，我亦怨我的爹媽。

三　現在都明白拉，遲拉。

巡上　你們就顧講話，不走路拉。

同　是是是，走走走。

（自注）結王一聲及衆無賴。

乙（低）你看這不是王一聲同一幫匪人麽？

販　這多可憐呀！

力　沒有飯喫，也不必做這個，這叫做自己找死。

甲　你就不必說拉，好比你罷，要是有一天病躺下了，你家里有得喫麽？到那時候，免不了就想這種主義。

販　對呀，我們比他們也差不多，將來我們都不得了。

丈正上　乞隨

乞　有錢的老爺們，把一個把。

才　上　乞避　正拍廟門

乙　你亦來了，爲什麼不問你叔叔討錢。

乞　我不問他討。

正丈入廟門　賊拉才。

賊　捉賊捉賊。

才　什麼東西？

賊　你搶我的帽子。

才　我幾時搶你的帽子？

賊　你頭上帶著的不是？

乙　對呀，這頂帽子，是他的怎麼到他頭上去？

甲　眞怪。

才　你敢詆我，我打你。

賊　你搶帽子的賊，你打我，我亦打你。

才　什麼東西？(打成一堆)

巡　(上)　爲什麼？

力　他們打仗。

才　他搶我的帽子。

巡　你搶他的帽子麼？

才　他是胡說，我是李飛人，誰不知道我是財主。

甲乙　帽子本來是他的。

賊　你看大家都說是我的。

才　我打你。

巡　走，到巡警局里去。

才　我是財主。

巡　你有理，到廳里去講。（拉下）

乞（笑）這個眞是活該。

甲　他是你叔叔，你還笑。

乞　他平常一錢如命，要搶小偷兒的帽子。

乙　那一個是小偷兒麽？我們天天看見他，我們還不知道。

乞　是個小偷兒，偷我叔叔沒偷著，我叔叔把他帽子搶過來拉。

販　這不太難了麽？

甲　比王一聲的姑丈差不多。

乙　王一聲的姑丈，剛纔來了，進廟里去拉。

甲　他來幹什麽？

乙　許是來接他的媳婦兒。

甲　他媳婦兒還在廟里阿。

力　睡在廟里好幾天拉。

甲　這是和尚廟，咦！

乙　他亦不怕丟臉。

丈正扶姑出

正　路很遠，坐個洋車去罷。

力　不拉，不拉。

丈　不坐，坐洋車還要錢呢。

(自注)太過

同　嚇！

丈姑急下

正　你們嚷什麽？

同　我們多看沒有良心的人，得了報應了。

正　（歎氣下）

甲　愈是有錢，愈是看得錢重，愈是勢利。

乞　這話說得眞不錯。

乙　師父，我問問你，那天打得是什麼樣子？

力　打完了怎麼樣？

尙　不必說了。

甲　你說說，我們聽聽。

尙　不可說，說了也是口孽。

乙　不要緊，你說，我們替你造孽。

尙　南無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普渡衆生，觀世音菩薩。

（完）

趙閻王

九幕

趙閻王

劇中人物表

（以登台先後爲次序）

趙閻王

老李

小馬

營長

又兵多人

王狗子

黑物多個

前清縣官

衙役多人

老者

婦人

洋人

洋奴

土匪

第一節

第一幕

這件事發生，在一個軍營裏面。這軍營所在，本是一個荒村；這荒村却離城不遠，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，正是人煙稠密，市場熱鬧。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，五百個兵，沒有別的人家。這一營的人，因天冷都睡去了；點得洋燈，生得

火盆的，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。

這一間屋子，便是營長的臥室。靠後壁儘左，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床；床上有白猥皮褥子，西式枕頭，粉紅湖縐的被。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連衣櫃的矮桌，桌上手鎗一支，軍刀一把，除下來的軍帽，解下來的皮帶，還有粉盒香皂鏡箱香水瓶等，橫七豎八的堆着。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，畫右有門，通着院子。畫左釘上，掛幾件營長的軍服，後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，現時關着。窗前堆了兩只木箱，都有軍需課封條。屋左床前，小炭火盆內，還有餘火。屋右當地，放着小方桌子，四把椅子。桌上兩盞洋燈，一盞未點。一盞點着，却是無甚亮光，想是油盡快滅了。

右首的門，猛地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；身上穿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；褂子上的紐扣，有好幾個早已脫落；腿上也無扎布，只散着脚管；一雙老棉鞋，當差的日子久了，前面有點張口。他彎着背，聳着肩，滿臉都有紋路，鬓邊微微灰白。

他沒精沒彩，很是疲倦；雖祇四十來歲的人，然而世上的風波，經得多了，看來却像五十出外。

他手裏提着一把磁茶壺，想是剛冲得一壺滾水。進了門，轉身把門關上。在方桌上取了一個杯子，斟了半杯茶，自己慢慢的喝着；又把兩只手捧着熱茶壺煖手。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；忽然想起他本等要做的一件事，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上溫着，又略略撥了撥炭；拖過一把椅子，想坐在火盆旁取煖；忽地走到紙窗邊，朝外望了一望，搖搖頭自言自語的打算起來。

軍人　這是多早晚哪！許有半宵多哪，早哩！還得一回兒功夫，纔會回來。（看着門）咱溜罷！回到自己棚裏，找點什麼吃的，再睡他一個大覺。這十六圈麻將，總得四更天，纔完得了。他媽的今天，眞冷！（走到門旁，忽又轉念）算了罷，還是好好的當差罷！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，咱也就沒交好運，碰上都是釘子。回頭屋子不煖啦，熱茶沒有啦，咱是幹什麼的！（坐火盆旁，）這淸茶愈喝

愈餓得荒。（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，覺得身上冷起來，渾身打戰，在床上拽了一條粉紅湖縐被，裹在身上，重復坐下。纔要打盹，聽得門外一響，趕快立起，把被放還，那門外却再無聲息了，便罵道，）沒有囘來，活見鬼麽！

（有人把門輕輕偷着開了，伸進頭來，低聲喚道，）喂！趙大哥。

趙大　（轉身，低聲，）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！敞着門，熱氣都跑啦，要進來，快進來罷，老李。

（老李也是個軍人，不過二十多歲，軍服雖是舊破，精神却還振作，他躡着脚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。）

老李　還兒就是天宮啦，你上咱棚裏去睡去，不凍結實，纔怪呢（指床）今兒輸贏大啦。

趙大　知道！

老李　王排長贏了，也不敢說歇，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。

趙大　那一天不到天明呀！（指着洋燈）一宵總得點兩盞燈的油。

老李　（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。）來一杯罷！

趙大　（桌上取了兩個茶杯，把酒分開喝着）好白乾！

老李　小鋪子的掌櫃，進城來着，捎來兩瓶，一瓶賣半塊錢，眞不講理；獨家的生意嗎？村里也沒有第二家糧食店。

趙大　小鋪子不是不肯賒賬嗎？（聽着話，一面他將原點的燈吹滅了，另點了一盞。）

老李　肯！聽說快關餉啦。

趙大　聽誰說的？

老李　小馬。

趙大　小馬不能知道。

老李　嘿！（吃了兩口悶酒，對着木箱，瞥了一眼，未便即說來意。）趙大哥，

您跟着營長當差，比小馬可知道得多啦，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？

趙大　（笑起來了）和尚碰見禿子，兩頭都是光光的。

老李　別說這個，您比僧們好！

趙大　打那兒好起來？僧們當軍人的，指着的就是餉；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，誰還不乾！

老李　您也是眞沒錢哪！

趙大　有錢（說反話，）這有五個多月，沒見一個大的餉啦，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着呢！（呪了一句，略出得胸中惡氣。）老李，這還是走着一鼻子的好運，每天沒有斷了口糧，等着罷！

老李　（憤然立起）等着！這不等着麼？僧們是苦差使呀！幾兩銀子的餉，就是他媽的賣命錢！大哥們一條命，就值得這八兩銀子一個月，還要欠着五個多月麼？僧們爲什麼來着！

趙大　眞是。

老李　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旦，一匹馬還要吃糧食；偺們的餉，是半年不發，差使是半年不派；要是出的差，開的仗，那怕他媽不關雙餉，總有法子找補找補，打死啦，也算啦。大哥！我這話對麼？

趙大　對！對！（默然有感，）我想都有個命，偺們命該倒霉。

老李　當兵也有走運的，你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？本來是一旅，改的，正招着兵哩！不欠餉，給現錢。

趙大　聽說過。

老李　好多位兄弟們想着；這兒不幹啦，欠的餉也不要啦，痛痛快快的一走，那兒給現錢，上那兒去當差。好，年輕不發財，老了等着退伍解散哪！

趙大　（想起從前，又念到將來，不勝悽然。）再上別處去嗎？

老李　大哥，您也這麼想嗎？

趙大　（又轉了一個念頭，臉上微有笑容。）老李，坐下！

老李　（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，糊里糊塗，在方桌旁坐下。）

趙大　偺們皮包着骨頭肉的，都有一個運氣一個命。偺打十八歲死了爺，出來找飯；二十多歲當兵，到過兩廣，出過口子，西[illegible]河南拿白狼，什麼地方沒有去過，什麼東西沒有吃過，什麼大事沒有見過。（順手將矮桌上手鎗，拿起，看了一看。）拿着這支鎗罷！有六個鎗彈，只許要七條命，不許要五條命。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，咱姓趙的，一輩子沒有吃過別人家的虧。（得意極了，拍胸着）今天！（不覺聲音悽楚，）趙閻王有四十多歲啦，你看！咱還成個什麼東西！（冷笑幾聲，）趙閻王不是沒有闖過，（嘆氣）唉！好吃的，好喝的，金表，大洋錢，到手還有不要的麼？可是命裏沒有，水裏來，他湯裏去，發財呀！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！

老李　大哥在這兒餓得樂啦。

趙大　咱不樂，咱也不怨。

老李　打臉水，倒溺壺，沏開水，抹桌子，大冷的天守着夜，招罵，挨嘴把，做奴才，做豬，做狗，這還不樂！

趙大　你罵人，我打死你！

（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，便似兩位兇神）。

老李　（不願弄糟了事，所以按在怒氣，）大哥！咱是替你寃得荒，有了發財的路子，不能不跟您提，南邊北邊，招兵的地方多着哩，去呀！準有好處。

趙大　（是過來人的話，）南邊北邊麼？反正總是一樣阿。

老李　不！您聽我說，儹們營長上頭，不是五爺麼？五爺不算大，祇管一旅幾千個人，上頭有師長，管一萬多人，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，他有錢有勢，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，譬如說罷……

趙大　這個我全曉得。

老李　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，也算是師長，可是管着一省的兵，就有一樣好處，（湊近，鄭重說出，）是偺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。

趙大　這是怎麼說？

老李　不論什麼人，他都肯收留；要是吃過餉，當過差的，還許派個連長；要是在偺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，那是格外的紅。

趙大　咱就不信！

老李　這是新鮮事，頭幾年不這麼着，敢不是因爲仇大了。（停了一停，）管他那些麼？他們有仇，是偺們的好處，偺們去，還能不紅麼！

趙大　（搖搖頭，）你說得多麼容易！

老李　溜！

趙大　溜得了麼！

老李　行！打這營裏出去，別向西！向西十來里地，就是城，城裏人多熱鬧，給

人瞧見，那就不方便啦。出去街北，不到二十里地，有個大松林，周圍也有二三十里，山上山下，連成一片。這個林子，白天進去也是漆黑，本沒有道兒可走，地上盡是枯葉，爛樹枝，死老鼠。這個林子，鎗打不到，眼看不見，就有千軍萬馬，也是無用。要再一亂一迷道，還許進不去，出不來。像偺們人少，認定了方向，穿過林子，走過山，那就離得他們遠啦，怎麼會溜不了！

趙大　不許他們繞着道兒過山呀！要是給他們追上……

老李　繞過山來，偺們已先走了三天啦，追不上！

趙大　追上拿住，這是鎗斃呀？

老李　（心裏着實有點害怕，）你拿鎗斃來恐駭我呀！

趙大　逃跑拿住，這不比是喝醉了酒，要個錢，打壞了人，或是玩個把閨女，犯了這幾樣，還可以求得下來呀！你逃跑，好麼！上頭化了錢養着偺們，爲的是有了事，嘔氣講打，偺們拚着性命出個力，爭這個面子，這纔叫忠心，你現吃

着他的糧，要上別處幹去，太不懂得恩典啦！這化錢的大帥，不鎗斃你，鎗斃誰！

老李　都行！這是拿住了的話，（心裏不服，出語强硬，）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，吃糧當差，憑甚麼叫恩典哪！有甚麼好處，到過咱的身上來！

趙大　你去那別處，準好許多麼？準比這兒好麼！準有好處麼？（苦口勸他。）

老李　有拿着現錢招兵的。

趙大　對呀！不欠餉給現錢阿，（問他一句，言外有意，）給多久呢！

老李　（無話可答，連喝了兩杯酒，坐下自己尋思。）

趙大　給不了幾天的餉，銀子也完了罷！（老李喝酒，不去答應，）再說，你的新弟兄們，許不如這兒舊夥計，倒同過甘苦的。你那位新大帥，許比偺們的脾氣更壞，侍候不對，就要吃虧。（老李回過頭去，不要聽。）再說現今的世界，那一個營裏不鬧窮，那一位騎着馬掛着刀的，不指着訛詐駭騙，害了人，刻薄

了自己的弟兄們，發的財！（加勸一句，聲音懇切，）到處都是是一樣啊！你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！（老李狠狠的睜了他一眼。）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着好心，人家就有好處到你麼？你還想着紅起來，當連長，做熱夢麼！

老李 （立了起來，頗有點醉意了，身子搖搖着，口齒不甚清楚。）咱這去，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！（他並不很醉，不過借着一副酒臉，胡說亂道，）官高錢多，天下通行，今兒的世界，做大大的壞事，是高升發財；做小小的壞事，是挨罵送命；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，那是行不去！（拍着桌子，）咱要的是功名，大洋錢。什麼叫天理良心，一腳踹得遠遠的去！（提起脚來待踢，却跌坐在椅子上。）

趙大 你醉啦？

老李 我說的是實話！

趙大 走罷！走罷，走罷，歇歇去罷？

老李　我說的是好話呀！

（老李立起來，脚下還是不穩，趙大過去攙扶，被他一把推過。他慢慢的走到門旁，在門上摸了兩摸，摸着轉手，開了門；那冷風迎頭一吹，他立住了脚，直了腰，深深地呼了兩口氣，人便明白過來，恍如夢中初醒，在屋裏四週一看，見有一個人正呆呆的望着自己，那人正是趙大；他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，便似失落了寶貝，重又拾着一般，不覺得意，轉身重復關上了門，一步步走過來。）

老李　大哥，你瞧！我怎麽就糊塗啦？我把正事給忘啦。

趙大　你還有什麽正事？

老李　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，好過個下半世。

趙大　（覺得怪極，）借……餉……

老李　就是，就是！

趙大　上那兒去借？

老李　問這屋子借！

趙大　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！

老李　這屋子裏的錢多着呢。大哥，我跟你商量，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，營長，他富着呢！

趙大　呵呵！富着呢！

老李　這件事祕密着呢！——大哥，我沒喝醉——小馬呀！他說的，他知道，他看見的！也是碰巧，小馬說，咱們的餉，早打上頭領下了啦，兩個月的，有八九千塊大洋……

趙大　（不耐煩），沒有的話，領來了餉，怎麼會不發呢？

老李　那就不許麼？營長準是有個用意阿！

趙大　（忽然立定了，自己尋思起來，並不答言。）

老李　（以爲趙大未曾聽見，接着又說，）大哥，你這九千塊錢的鈔票，營長一個人藏着，都在這屋子裏呢！

趙大　（搖搖頭。）

老李　是眞的，這是咱們兩個人的機會，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，那就遲了。

趙大　（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，在他雖是旁人，却義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，辨說明白，他是眞心實意，並無强僞，所以字字說來沈着響亮）餉！確是沒有領下來咧！

老李　（不服），咄！不講理麽！

趙大　（十二分信得過，）我知道！

老李　營裏五百個弟兄們，都不知道，小馬問過排長，排長都不知道，你……

趙大　我（不慌不忙，）知道！

老李　你憑什麽，就能知道！

趙大　（十二分拿得定，一字一字慢慢的說。）營長的事，就是咱的事，營長心裏的事，沒有不跟咱明說的。要是打早領來了餉的話，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啦；這前後一字不提，準還是餉沒有領下來。

老李　大哥！我沒有喝醉，你纔醉咧！

趙大　你就不信，咱們營長，還能瞧得起個人。

老李　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，他罵你王八旦，打你的嘴把！

趙大　（直認，）有的！（激昂，）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着，他使用着咱，他信咱，（轉緩，反是語語沈痛，）當初咱惹下大禍，東奔西走，無地投奔。咱說，一個人，難道眞是一點天良沒有麼，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，讓我改邪歸正，咱從此以後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；咱到這營裏，伺候着營長，早早晚晚，差不離也四年啦，纔有今日；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，大事小事，好事壞事，一齊交託與咱，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，也對咱說，有不能不背着人家的事，也不

背着咱，這是爲了什麼？營長口裏不說，暗心裏還能不知道麼？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，感激報恩，所以他使用我，信我，那怕他罵打，他不怪我，我不恨他，別說這九千塊錢，就是九萬塊錢，也不肯欺瞞了姓趙的呀。

老李（聽得這番慨然直談，便知取銀非易，却還不肯歇手。）大哥，您這個話，說得眞明白呀！營長有事，不肯欺瞞了你，爲的是他念着姓趙的好處，大哥，姓趙的眞好福分呀！

趙大（看了他一眼）

老李（連着說，）胡金標受凍成病，不能上操，湯藥不全，睡在棚裏受罪，營長沒念着呀！張得勝賒人糧食，領不着餉，還不了帳，跟人口角打架，回來記過，監禁三天，營長沒念着呀！諸位弟兄，讓人支過來，摔過去，趕着，罵着，好似四蹄落地，不會開口的牲口，一句話回得不合，三十五十軍棍，打完啦，還得支撐着傷痛，謝恩當差，營長沒念着呀！幹了這個搶鎗的賣買，處處招恨，做

了好事，滿不提起，壞事不論什麼，都歸在喈們身上，祖宗八代，都給人罵夠啦，營長沒念着呀！京北戰事，弟兄們糊裏糊塗，傷傷死死，倒底圖了什麼，幾百人埋在一坑，上無墓土，下無棺木，營長沒念着呀！有人把喈們當做個人來着！

趙大　（皺了眉，默然無話。）

老李　這領來的餉，咱打聽得確實，計算過多時；這亦不是營長自己的錢，藏着不發，多半是存了剋扣軍餉的心，他的來歷不明，喈們以賊偷賊，也沒罪過；洋錢到手，立刻別處投軍，他也許怕人議論，不敢聲張；就使拿咱，喈們穿過林子，遠走高飛得久了！

趙大　（仍有不以爲然的意思。）

老李　這屋子裏的銀子，就您大哥知道，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，還許尋找不着，況且您是家貓，咱是野貓，那兒有撇下了你的道理；我今晚此來，本爲邀你同道而行，指着借錢，跟您講話，無非爲此阿！

趙大　別說沒有餉銀，就是滿屋子堆着，營長派咱在他自己屋裏看守，咱也不能幹這個昧心的事！

老李　（未肯決裂，）大哥，您默守着幹什麼！難道您還有什麼指望麼？還是能升官？還是能發財？爲什麼不趁着頭上有黑髮，嘴裏有白牙，混幾天快樂日子過過！你說營長念你好，信用着你，您記不得王狗子麼。他跟偺們的（低說，）旅長，多年朋友，多大的情分，怎麼後來王狗子的命，還送在旅長手裏呢！

趙大　（提起王狗子的事，忽然大怒，臉色改變，眼都紅了。）

老李　您說什麼，就是什麼，偺們不去投軍也罷！這拿性命掛上鎗尖兒上找主顧，不定那一天，就許斷折了老本，大哥有了這幾千大洋，回鄉還不夠下半世的澆裹麼？大哥！（不應）大哥！（不應，老李性急起來，）這銀子在那兒藏着，您給指出來罷！

趙大　（看得此事無法了結，他只不回答。）

老李　（又恨，又急，）這銀子我是吃定啦，咱就是要借用幾千，今天不成不散！（惡狠狠地，）合着吃人命官司罷！

老李　好無法無天的話，你人不怕，鬼不怕，你不怕（指着天）老天爺麼？（抬頭一望，不寒而慄，）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老天爺看着哩！報應有遲早，誰也放不去，誰也跑不了，殺人的償命，有冤的報冤！

老李　（蠻，）誰他媽的不要發財的！別攪了人家的事，咱們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送他媽的一條昏蛋狗命上西天！

趙大　（定，）趙閻王老啦，拳頭沒有老，別說銀子，這地上的塵土，也不許誰帶一點去！

老李　你可眞是盡忠報國呀！

（老李口裏說着，兩眼只顧在屋裏四周打量。）

趙大　幹什麼？

老李　（三脚兩步，走到矮桌邊，）找一找！

趙大　（上前攔阻）幹不得！

老李　混帳！（就是一拳。）

（趙大被他打昏在地，半晌不能出聲。）

（老李得了空，慌亂着搜尋屋裏所藏的軍餉，先把床上被褥翻起，不見有物；急將矮桌上層抽屜倒翻在地，一看也不過是舊書爛紙，碎布破鞋；連忙又開下層屜子，只見滿滿的盛着許多衣服，有散的，有包的，摸一摸，想是裏面藏着東西，急切中看不眞，便把屜子拖到方桌邊，就着燈光仔細翻尋，長衫短褲，丟得滿地，提出一個衣包，一頓撕扯開了，可是衣服之外，別無銀錢；他氣極，將包摔過一邊，蹲下去，彎着腰，再待摸索。）

趙大　（這時已經醒回來，扶着牆勉强立起，桌子上的手鎗。一把撈在手裏。）扔下！

老李　好東西！（霍的立起，揑着拳頭，轉過身來待打。）

趙大　你！（擎着手鎗，對準老李。）

老李　（改口，）偺們也是老夥計們！……伱看！……（人急智生，）這是圖個什麼？（說到什麼兩字，猛撲趙大，奪住右臂，三扭兩揑，將鎗打落在地，一脚遠遠踢開，）

趙大　（順勢抱住老李，口裏大呼，）拿强盜！拿强盜！

（老李捨命掙脫，趙大死也不放，兩個扯抱在一處，只在房子裏轉，床鋪拉翻，桌椅碰倒；正打得一片聲響，只聽得那屋外也是萬聲齊起，人語嘈雜，脚步往來，並那警笛，經人緊連吹着，一遞一聲，噓噓的叫。）

（老李將趙大狠狠打了幾拳，按在地上。）

（趙大漸漸支持不住，但仍是抱着兩條腿，不肯放鬆。）

（老李一步步向門退走，把趙大和身在地上拖。）

（只見幾個武裝軍服的人，推開門，搶進來，先揪住了老李。隨後進來的一個，雖也穿着軍裤皮靴，上身却是一件黑緞對襟皮馬掛，頭上不見軍帽，却戴着紅結小瓜皮，看他服色不倫不類，固是可笑；但他自有一種氣度儀表，便像個行權發令的身分。那警笛已是住了，屋裏外的兵，都候着他的號令。）

老李　（用力掙，）哥兒們！……放手！……這不干衆位的事！

兵　營長拿你！

（老李方不言語，心裏恨恨，雖知身犯軍法，他生性强横，也不畏懼）（趙大還躺在地上，未曾放手。）

營長　（踢踢他，）滾起來！你說！

（兩個兵，半拖半提，將他拖起，站在一旁。）

營長　這成什麽？

趙大　（一路喘着，）回營長的話，李連成殺人放搶，……安心害人，他要打搶

，……在屋裏找出餉銀，都要算他的！

營長　誰說這屋裏有餉銀？

趙大　營長問他，……他好不是東西，……喝酒閑談來着，說的都是混帳話！

營長　（看屋裏天翻地覆，桌上還有酒瓶，心中大怒，拿酒瓶摜得粉碎）混帳東西！你們不是自己找死，整營的人，都鬧了起來啦，我不重重辦一辦，我不用再幹營長，你們吃着糧，老實當差不好，想造反，很好！很好！（對護兵說），拉出去！鎖他在院子裏，替他醒醒酒，（對老李），今日我沒有功夫，明天拿軍法來慢慢的問你，饒你，還不省事！

老李　姓趙的，你聽說，僭們有寃報寃，有仇報仇，老子沥着不能見你，做鬼也是後會有期，你記着點兒罷！

（護兵將老李拉出。）

營長　（追呼），小馬！

小馬　（在門外應），喕！

營長　去回排長王老爺，就說沒有什麼大事，牌可以打下去，叫他們別散，我還要翻本，我就來！

小馬　（門外應），喕！

趙大　（拾起衣服，慢慢折疊，）還好！沒有丟東西。

營長　（倒底信不過，自己關上門，從床下拖出一個手提皮箱，開了查看，上面也蓋着幾件舊衣，底下却藏着一包一包的，都是鈔票，匆匆點了數，見確是一無短缺，並未翻動，纔放下心；轉又惱怒起來。）這個東西該死！眞要搶去餉銀，我纔白忙得寃哩！哼！好現成便宜的事！（取出一捲鈔票，重將皮箱關好，藏在床下。）

趙大　唉！（立刻縮住，他乍見了這許多鈔票，很吃一驚，方知老李說的話不差，營長竟然背着他私藏下餉銀了；他心裏痛苦，眞比刀割還要難過，一肚子說

不出的惱恨，代人固然不平，自己也灰心，便舒發在這聲抑揭不暢的嘆息中；停了手，張着口，眼睛釘着營長，只是發呆）

營長　（瞪了他幾眼。很有氣，嘰咕罵着），狗樣子！（鈔票放在懷裏，待走出去。）

趙大　（開門伺候着）。

營長　（走到門口，忽然立住，看了趙大兩眼，拍拍的一連打了幾個嘴把。）昏蛋！這兒是什麼地方，閑雜人可以進來的麼？嗄！你看的什麼屋子！

趙大　（不敢分說，不敢躲打，）咱！咱！咱！

營長　你隨便得很，還讓李沌成來喝酒閑談，膽子大極了！明天餉銀如有短少，我都問着你，可惡東西，我有工夫來收拾你！（說完就走，碰的一聲門關上了；那脚步聲，愈走愈遠。）

（趙大眼睜睜的，半晌不動，慢慢轉過臉來，瞅定了那床下的皮包，好似尋着仇人一般，所有怨氣，都要出在他身上，洶洶的衝過去，急待動手，忽又

立定，再三按捺，勉强制往，逼出一聲狂笑來。）

趙大 （乾笑），呵呵！菩薩神靈，瞧見了沒有？（揮臂，問天）凡人存着好心的，有天良的，老實的，講究忠義的，都是傻子罷！（恨了一回，自想何苦，那睚眦必報的行為，就做來，也不值得，搖搖頭，擺擺手，）為人還是做一個傻子的好！（重去拾起衣服，一件一件，撲去塵土，放還在屜子裏，）本來這錢，數目不少呀，九千多塊哩，您想有錢有福，還怕不能買幾頃地，蓋大房子，養牲口呀！做財主是好的，怨不得老李起這個心。（尋着了手鎗，放在矮桌，）老李這可完了，明天軍法，問得不好，眞許鎗斃，這樣死也寃得荒，他恨我可恨透啦，必不肯善罷甘休，我看躲着他點兒的好。為麽不上別處去呢？（將幾本舊書，齊了又齊，心裏原是想着別事，）像我一個窮光棍，一個大沒有，不帶着錢，無路可走呀（猛回過頭去，望着那藏錢的皮箱，半晌，似乎有點動心，）我這個……不過是個偸竊小罪，作的惡有限不多，再說偺們吃苦受罪，還算少麽

？可以說取之無愧！（轉過頭來，兩眼直視，再四尋思，立了起來，重又蹲下，）不對！不對！營長有什麼虧負着咱的地方？他（句）從前（句）有過好處到咱。（將兩個抽屜，放回原處，又去鋪理床褥，）他的脾氣，可是眞壞，火兒眞大，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。（立直了，頓脚，自己責備自己，）這種的差，當他幹什麼？又沒有做着軍官，還說有個貪圖；這做小兵的，還是圖個快樂，還是圖個太平，還是有名，還是有利，趙閻王，你怎麼那樣昏呀！

（貪念又起，）就是借用幾百塊錢，這一點兒，營長許不在乎，這一點兒，許不至於害他！（看了一眼皮箱，對天拱手，）咱對天鳴誓，諸位神道老天爺，我這是無可如何，借用幾百塊錢盤程，往他鄉躲仇避禍，有了這些錢，我上別處去安身，以後眞要做個好人！（跪下，）諸位神道老天爺！只此一回，永不再犯；倘若違反此語，亂鎗打我，不得好死！（立起來，看了看，屋裏無人，便躡着脚走向床前，剛要動手，不料呀的一聲開門，有人進來打斷。）

趙大　(慌張，)小馬。

小馬　(也是護兵，)驚着你麼？

趙大　營長的屋子，你隨便可以進來麼？你太可恨啦！

小馬　別罵！別罵！我是營長差來的，有公事，營長又輸啦，叫再拿幾百塊錢。

趙大　知道了，我就送去，你快請罷！

小馬　(看着趙大這樣失神落志，也猜着了八九分。)我說趙閻王，有大米白飯，偺們大夥嘗嘗，別一個人自己吃獨食，常言道，見者有份，您有發財的地方，求您帶攜帶攜，想着點兒小馬。

趙大　你說的是什麼話？

小馬　這個不用說出來，彼此心裏明白，營長管着餉銀，您是跟着營長當差的，「門前有小河，擔水容易多。」(擠了擠眼睛，)對不對！

趙大　我不明白！

小馬　你是眞不懂呀，明說罷，軍餉是天下人的公物，營長使用得，咱亦使用得，您是更不必說啦！

趙大　（心虛口輭，）好麼！幹那樣昧心的事，您別聽瞎話！

小馬　瞎話麼？

趙大　（勉强，）眞是沒有這回事！

小馬　你敢說這屋子裏沒有銀票？

趙大　是沒有！

小馬　（目不轉睛，睃着趙大，）哼！

趙大　（別轉臉，）

小馬　好！（冷笑一聲，）沒有！就沒有罷！（走了出去。）

趙大　（恨恨，）你笑，你笑什麼？難道我還怕你，你也太會欺負人啦！（一面數說，一面將方桌邊椅子推進放好，）這還是沒有拿着我什麼呀！（立定向着門

外說，）要是我這觔斗，栽在他的手裏，那纔眞有個夠受的，我心裏是明白透亮，（坐下來，愁喪着臉）這麼大年歲，還來丟送這把老臉，讓小馬們恥辱取笑！（不堪想及，趕緊將兩手蒙着頭，掩了眼，）給這種不穀東西的東西作踐！比王八旦都不如麼！（慢慢放了手來，只是呆想，一歇搖搖頭，一歇蹾蹾脚，一歇又起來走走，）小馬剛纔進來，一忽兒工夫，那兒就會瞧出什麼來！（使勁的說，）「老虎不吃人，枉擔惡名，」這屋子裏有的是銀票，山後林子裏，有的是出路，左右是一拿，爲什麼不拿個三千五千，圖個眼下快活（憤激），咳呀！咱一輩子，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，（毅然決然，）幹罷！送命就送命！也是值得的！（便去開床下的皮箱。）

（那房門自己慢慢的縛開好些，碰的一聲，又關上了，無非是風。）

趙大 （駭了一跳，仍把皮箱踢入床下。）是誰？（不應，又怒喝，）是誰 （不應，愈加疑惑，）是誰？「仍不應。」

（他踮着脚尖，似捉鼠的怒猫一般，走着防着，悄悄到門邊，又立定聽了一聽，總猛地把門拉開，只見門外並無半個人影，此時正值嚴冬天氣，夜色已深，雖有點點星月，却被個北風吹送的黑雲，掩住亮光，一片冷悽悽黑漆漆，對面不見，惟聽得空中似乎有萬種聲響，如人號，如獸嘯，如金鼓，如走沙，隱隱約約，令人毛骨悚然。）

趙大 （一個冷噤，立刻關門，縮進來不由得懍然畏懼），有鬼！（如此膽寒心虛，總因種種惡意貪念，制止不住，便自己恨道，）趙閻王，你讓什麽東西矇住了心，想起幹這種壞事？（天良發現），生成的賤骨肉，我一定要學好，你一定不讓我做好人做到底麼！

小馬 （開門進來，坐在椅上佯佯的，）營長叫你去！

趙大 （詫異，）叫我去！

小馬 快去罷！營長早炸啦，叫你送五百塊錢去的，幹麽不送！

趙大　壞啦！忘啦！（立刻從皮箱內，拿出幾捲鈔票，抬起身來，只見小馬笑眯眯望着那藏銀的皮箱，十分眼熱忻羨，忽然一個念頭，恐防小馬有詐。）費心！您給帶去罷！

小馬　（坐在椅上不動，）你自己去罷，營長有話要吩咐你！

趙大　請您回！就說咱離不開，（膘着皮箱，意思顯然，）這屋子裏有東西！

小馬　這屋子交給我，我替你看着。

趙大　（愈想愈疑，）你這個狗東西，別是調虎離山之計罷！（把手縮回，）這五百塊，也得說明白咧！

小馬　營長的錢，您倒小心，肯這樣的把守着，準不會出差子，營長自己都要不動嗎？（站起來，）你不用忙，營長會賞你！（口吻惡毒）你自個兒，怕不是有口難分麼，我替你說好去！

趙大　（漸漸明白，這事情不妙，營長如若聽了小馬這番言語，不偷也要寃他偷

的，斷無好開交。）罷了！罷了！（索性取許多鈔票，塞在身上，收拾停當，將次要走，忽又聽得門響，連忙搶了手鎗，回過身來擬着來人，那知疊面逢見的正是營長，兩人都吃一驚，半晌無言，營長退向門口，想阻住去路，趙大手起一鎗，那營長中彈，稍一踟躕，趙大已衝出門去了。）（急急閉幕）

第二節

第二幕

（這已到了路的盡頭處，當前一座遮天隔地的大樹林，林子深處，蔓連模糊，結成一個黑塊，也不知此中何是世界；林子外邊，一根一根豎挺着的老樹，一堆一堆蹲踞着的礫石，其實兇惡。那夜更深了，些微星光，映在凍地上，一片清冷，遠遠聽得有鐵笛銅鼓之音）。

趙大（脚走匆忙，直向前走，一見林子，尋塊石頭坐下），這可是松林啦，也

有走到的時候！好呀！讓我歇歇腿，（搓摸着，對腿勸慰），夥計！今兒幸苦你們啦，到了老家，給你熱水燒酒，洗洗塵土，現在可不能鬆你，還得當一會兒差，送咱過林子去。（望來路，），這趟走眞不含糊，一個勁兒的跑，二十里地，纔許有一個時辰。（靠着樹休息，聽得那若斷若續的銅鼓不覺心煩），勃郎郎！勃郎郎！倒瘧鼓總不住聲，抬腿呀，指打鼓就能趕上麼！（張追兵不見），別說這有多遠啦，一百步都瞧不眞嗎！（抬頭），滿天烏雲，（傻笑），今宵眞黑，比着營長的心還黑！（轉身相林子，笑容驟歛），你瞧瞧這林子，什麼頑意兒，從古至今，有活人在這裏頭走過麼？（又一陣銅鼓聲，風吹入耳）勃郎郎！打你媽的一輩子的鼓罷！趙閻王沒那麼大工夫來理會你，（鼻子裏冷笑），爲了姓趙的一個人，出上隊伍啦，來二百，來三百，你們一營都來，還能跟我進林子阿！（指點）你瞧一顆樹，又是一顆樹，又是一顆樹，大大小小，亂七八糟的長着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幾百個人，胡撞瞎碰，能不迷惑住麼？

進去容易，出來可難了！這樣周圍十幾里的大林子呵，你們在裏面轉圓圈兒罷，轉上二十五年，別想活着出來啦！（一番盤算，眞覺得無愁無恐，索性高枕石塊，睡在地上）。

（林中習習，索索有怪聲）。

趙大　（翻身坐起，大喝），什麼東西！是誰！是誰！（跳起來，懷裏拉出手鎗，緊對黑處），我開鎗打你，（林中却無動靜），什麼呢？沒有人許是個松鼠兒。（細尋樹根，見一鼠爬上樹杪），可不是松鼠兒，混帳東西，你也會欺負我，（伸臂朝上將鎗提了兩提），再敢嚇悖人，我要了你的命！（倒放了心），趙閻王的眼睛，夜看百步，講究在黑地里打老鼠。

（把鎗仍想放在懷內，却因一晚走動太多，那褂子皮帶，都纏在身上，不甚舒便，順手解了皮帶，重新扎括，那口袋裏壹捲捲的鈔票，盡數挖了出來，攤在地上）沒經意，就拿了這麼許多！（胡亂點了數），這一堆有三千塊錢。姓趙

的快開開眼，也不枉着活了一世！（急急將鈔票藏入衣袋，餘下幾捲，取手巾包了，繫在腰裏）。明天到了林子那一邊，這些錢都是你的啦，快走罷！

（一刹那間，烏雲遮沒了星月。）

趙大 （自己害怕），我的祖宗，怎麼這樣黑呀！也不曉得道兒在那裏，（點頭），那是自然啊！我要衝着北走，總能出得去的。（又尋入路），可是眞沒有路，一點路兒找不出來，我那麼能知道是衝南是衝北呢！（想），不錯，我聽誰說來着，這林子進去的地方，有顆樹削掉了皮，做的暗號，等我找找。（刮燃火柴，到樹邊上下炤看），不對！（換樹，點着枯枝細照），這樹怎麼不見呢？別是我走錯了林子罷！（又換樹，忽然噗的一口，將火吹滅），你瘋啦！趙閻王，你往常聰明巧妙，賽過狐狸，今天就這樣糊塗，膝黑的天，你打個火照着自己，讓人家好覷見你，對你描準阿！（趕快將枯枝火柴，扔在地上，抓些泥土，掩滅餘火）。

（那夜色愈見沉黑，趙大蹲在那裏，便似一團黑影，面目已辨不出）。

趙大　（立起來，猛然身子退後，神色改變，兩眼逼視，駭極大叫），你！你！你是幹什麼的！血！血！血！一臉一腦袋都是血！（細認愈駭），營長！營長！你！你來來拿我呀！不行！不行！這一次不行！姓趙的不當你的差啦！要走！非走不可！那怕我得扼死你！（自己一人，兩手亂舞，望空掙鬥了一囘）。我眞据不着你，（張開眼，爽然若失），什麼都不見了，（歎口氣），營長在營裏，剛被我打了一鎗，他影子也不能來啦！（喘着），這是走得太累，走上火來啦，神虛心亂，見神見鬼的，其實不礙，沉住氣，一忽兒就好，（話未說完，又跳起來，）小馬，你亦來麼！憑什麼你要夯我的好處，太以欺負人！（望空撐拒），滾開，滾開！（住手），他亦去了，姓趙的外號叫閻王，眞鬼都不怕，還怕假鬼麼！（乾笑了一囘），

（一陣風過，銅鼓聲格外響）。

趙大　鼓的聲音近了，（摸槍），這枝槍百發百中，弟兄們還不知道麼！兩無冤仇，何苦當眞追趕！（狠心忽起），你們眞要翻臉，我有一個槍子兒，就要你們一條命，還有五個子兒哩，要五條命，你們五個來換我一個，姓趙的性命也沒賤賣！（對着那般追他的兵狂喝），來呀！來呀！你們得先死五個，再想拿姓趙的，我走啦！你！你滾你媽的蛋去罷！

（硬着頭皮，走入林子去了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閉幕

第三幕

（寂寂深夜，慘慘微月，層層古木，一株株危然聳立，這已在林子中，遠處鼓聲隱約可聞，近處樹底有物，窣窸作響）。

趙大　（踊着斷枝落葉，穿繞尋路，被樹根拌跌，爬起，倚樹喘息），這裏比外頭眞不一樣阿！（自己週身看過），姓趙的是怎麼啦？道兒都不會好好的跑麼

！（採摸着膝蓋），盡撞在樹上，摔在樁子上，衣服扎破，也傷了幾處，（望着樹歎氣），在這夜間黑地裏，林子是頂古怪啦，沒頭沒尾的，過了大樹，又是矮樹，走盡一段，又有一段，總不改樣子，總也走不完。咳！（坐下），我要不歇會兒，可眞不能往前走啦，（拍拍地，心裏愁煩），沒地方可以找一點兒吃的！

（樹根石底，忽然起了怪聲，好似七八個人，嗚嗚號哭，十分悽慘）。

趙大　（見有許多人，從樹後轉出來，仔細一認，連忙立起，笑逐開顏）。阿呀！你們十幾位都來了嗎！（對着樹拱手，讓坐），好呀！好呀！不錯！託福！（以下皆是與人對談，但實無一人），怎麼說？二哥！（頓）想着回去阿！（頓）回老家，（頓）是呀！隔着千山萬水，遠着哩！（頓）家裏老太太惦記着你哪！（頓）有啦！算出來有十幾年啦！早就該回去。（頓）嫂子整天的等着你！人心都是一樣阿！小媳婦兒，還有不盼當家的早早回來的麼！（頓）回不

去！怎樣回不去？（頓）哦！受了傷！（頓）打仗總免不了受傷呀！（頓）這一次打得眞利害，（頓）您瞧見我來着，可不是麼，我也在場！（頓）三天三夜！沒斷了槍砲！（頓）還下着大雨！（頓）後來您就挨了一槍！唉！（頓）您老等着，等着有人把您抬回棚裏，上點藥，給治好了，（頓）怎麼說！他們沒管你！（頓）二哥！他們把你活埋啦，（頓）您還沒死，他們就動手把你埋啦！（憤極立起），誰他媽不是一樣的人，下得了這種毒手，眞的嗎！眞的嗎！（頓）狠心狗肺，狠毒沒有人心的小王八旦！（咬牙），別忙，總有報應的時候，雷打火燒，天誅地滅！（喊）你們屈死的，這樣不中用，就不會去討命麼！

（嗚嗚號哭，一時又起，聲音孤直，半晌始息）。

趙大　（面色驚慌）二哥！……我……您怪我麼！（氣餒），我倒是下手來着，（頹）可是將軍的命令，叫把受傷太重，差不多不中用的，都扔在坑裏！（別轉頭去，似乎愧悔），你說的話，我全都記得阿！（追想前情，緩說），當時您

瞧着三十五十個人，同下一坑，別說棺材，連蘆蓆片兒都沒有！您掛着眼淚，跟我磕頭求告：說是您身上三處中槍，血流的太多，不知還能治得好治不好；多怕是活得份兒少，死的份兒多啦，可是嘴裏這口氣不斷；心裏總存着一點指望，也許可以治好，保留得這條老命；要我把您擱開一邊，且不埋在坑裏，只瞧您自己的運氣，倘若不免一死，那怕露尸沙場，雨打風吹，狗拖狼咬，决不怨我；萬一遇救不死，挨回老家，一家子一輩子都念姓趙的活命之恩；偺們跟着一個主子當差，在一個營裏吃糧，要我念着往常的交情，高抬貴手，也不枉爲朋友一場。二哥！姓趙的聽了你的話，心裏好不慘傷，實在不忍哪！（懇切申說，惟恐不信），二哥！誰不知道將軍的軍法利害，將軍命令，不論是誰，不准私情；就是自家的弟兄們，傷重了，跟敵人一樣，都得快埋，姓趙的沒有法子呀！（兩手攔隔，側身躲避），二哥！且慢動手，您聽我說，還不明白麼？就是治得好，您也不能彀再槓槍，再打仗啦，麻麻煩煩，把您救回來；也是

白費傛：，將軍算定了，你們是沒用啦，完啦，反正是一死，爽爽快快，早一點兒不好麽！二哥！您怨命罷，姓趙的是旁人呀！（着急），你說我已經答應救你，爲的是瞧見了你身上帶着八十多塊鈔票，纔起了歹心，把你活埋，簡直是圖財害命呀！這是那兒的話！（老羞成怒），滾開罷！不聽將軍的命令，來聽你的話，我自己的腦袋，都不要了麽！趙閻王走啦，你們敢那麽樣罷！（滿面殺氣，冷笑）趙閻王就是這個脾氣，翻臉不認得朋友！

（只聽得遠遠近近，嗚嗚鬼哭，一陣斷頓不屬，若有無限怨怒）。

趙大　（盛怒），住嘴！住嘴！叫你知道利害！（對樹放槍），

（立時萬聲俱寂），

趙大　（得意，傻笑），一羣賤骨頭！這一槍把他們制住了，（定了一會，便覺神識清楚了許多，那鼓聲也近了），咦！我就擱些什麽，後面有人打着鼓追趕，放着路不走，糊裏糊塗的，在這裏瞎放槍，糟塌槍子，（急速舉步，但看見

樹，不免胆寒)，咳！怕的什麼！林子裏，那些都是樹木，還會有別的東西麼！

(走入)。

民國十一年長辛店　　　　(閉幕)

第四幕

(此時月亮從烏雲中透了出來，眼前境界，歷歷清楚。這段林子，却不見有許多大樹，靠近有一幹兩幹，倒在地上，遠望一叢，皆是矮樹。

趙大　(跌跌蹌蹌奔入，扶着一段橫木，便躺下來，在地上呻喚)，哼！哼！(勉強坐起)，呢呢！我的脚阿，(兩手把脚搬近身旁)，穿着這個鞋，我可一步眞走不了啦！(脫了半天，纔慢慢將兩只棉鞋退下)，濕得這樣緊法，你瞧多麼瘇呀！(伸直脚)，曖呀！(望林生歎)，怎麼還在林子裏？早就該出去啦！(躭心)，走了又走，像是過了不少個時辰啦！

（銅鼓聲似乎響些），你聽呀！倒霉的銅鼓，又打起來了，（搖頭），這聲音是近了點兒呢？遠是遠啦！也聽不出來！（又自己寬慰），怕什麼，離着一大段路哩，那兒就能趕上麼！（身子往後一靠，略為安閑，仰着頭看月亮），好呀！月亮出來，可以找個道兒走，不會再瞎摸瞎撞，絆着跌着啦，（轉念），這一夜怎麼這樣長阿，天總不肯亮，（四顧），有了太陽，我纔知道那一面是東，那一面是北呀！（苦笑），趙閻王本來在營裏，當着好好兒的差，一下子竟弄得在荒林裏逃命！……（低頭不語）。

（一團鬼火，綠陰陰的從矮樹堆裏鑽出來，閃爍不定）。

趙大 （摸袋），錢！還好都在，（意足），命裏該是我的，總是我的！（掏出錢），要不是為着你，（哽咽不能成聲，一會又說。），好了！可以享福尋樂了，拚着姓命幹一回，算沒有白幹！（想起槍打營長的事，心裏惶恐），記着點兒，這錢是怎樣得來的，也得行點好事纔好！（指一捲鈔票），先化幾百塊，

換買一塊小小的麥田，自己的力氣，掙換出吃的穿的喝的來，良心無虧，從此安分守己，做一個好人罷！（又指一捲），再化幾百塊錢，修蓋娘娘廟，掛個新匾，初一十五，燒香上供，有罪赦罪，有冤解冤，保着平安無事！（又指一捲），這幾百塊錢，有親戚朋友，窮的，老的，或是天災人禍，逼得無法的，我一生辛苦，樣樣嘗到，那能袖手旁觀。（又指一捲），這幾百塊錢，修橋鋪路，夏天湯藥，冬天稀粥，也不枉了我姓趙的出門二十多年，今天發了財回來。

（只聽得鐺郎郎的響，一團黑影，跟着那鬼火遊出來，近前一看，却是一個人影，左手拿一只碗，右手擲骰子）。

趙大　（抬頭看見，我說是誰？是王狗子呀，好久不見，我眞念着你哩！他們還說你當了革命黨的奸細，給大帥將軍槍斃啦，這見着你，我心裏喜得什麼似的，幹麼不說話呀！

（王狗子將碗放在地上，祇顧擲骰子，又做手勢，似乎邀趙大入局）。

趙大　（勃然大怒）我把你這個下賤不要臉的狗東西，當初姓趙的本是做了好人，當初，我省吃省穿，攢聚下來幾十兩餉錢，打算退伍回鄉，及早改行，是你王狗子，連騙帶哄，邀我跟你耍錢，把我的錢都贏了去，我是無可如何，纔從新當兵，混一口飯吃，思前想後，就是你這個壞蛋，趕絡着我再向這下流里走……走……走到今天！（抓着鈔票，朝王狗子搌了幾搌，却立刻塞入懷裏），今天姓趙的，又發了財，又打算回家行好，你王狗子，又起了欺騙歹心，又來邀我耍錢麼？（拔出槍來），狗子呀！我已經要過你一次命啦，你逼着我，非再要你的命不可麼！

（鐺郎郎骰子聲）。

趙大　去你的罷！（一槍打去，萬景都滅）。

（閉幕）

民國五年春

第五幕

（山勢至此，陡起成爲小岡，過岡子去，無數峯嵐，都密密蓋着樹木，那岡子上，却是平坦坦光地，約有百十尺圍圓）。

趙大　（一路喊來），好熱呀！好熱呀！好熱！（走到岡子上，四面一望，忽然四肢僵直，雙目緊閉，將身子左右旋轉，擧動木笨，是不由自主的樣子，少停張開眼向遠處瞭望，指手畫脚，說出許多話來，都是讝語），煙！（指一處），黑煙直往上冒，（往後退縮），起了火啦！（再指），好大火！不遠不遠，（側耳）什麼（句）哭（句）娘兒們的聲音！（句）好些娘兒們哭哩！（立在石頭上張望，吃驚），阿呀！這麼許多姑娘媳婦們，四處亂跑，（咽了一口），兵老爺在後邊追着，（目不轉睛），啨！……啨！……啨！……（哭聲），一個年輕的姑娘，衝這頭跑，給他們抓住啦，（狠心細看），那不就是王三姐兒麼，剃頭王

師父的妹子，（發急），他們把她按倒在地，（句）三個，（句）三位兵老爺，都堆在她的身上了，（兩手掩着眼睛），喔……喔……喔！……

（銅鼓聲如雨點一般，打得甚急）。

趙大 （仍是昏迷不醒），不好了，兵老爺來啦！衝着我們的房子來啦！（搖手），不！不！這是我的家！我不願意走呀！（乾笑），我這麼大年紀，又老又醜，還怕什麼，（催旁人），玉姐兒，你！你快跑！快！快跑呀！（吃驚），不行拉，兵老爺都到了門口，跑不出去啦！（着急），玉姐兒快藏起來，藏起來，藏起來！你還是死了罷！（歎息），年輕的小閨女，長得這樣美，（跺腳），快！快……打窗戶裏跳出去！那不是窗戶麼！（屏息而待），好了，好了，（反而自慰），我的女孩兒，總算保住了，……她死啦！（掩面啜泣）。

（又一陣銅鼓聲）。

趙大 兵老爺，你進來要什麼，……開箱子幹麼，…偺們窮苦人家，沒有值錢的

東西，……（厲聲），把皮襖給我留下！……兵爺，我不敢！（改口），你把這衣服留下賞我罷！……就有一件綢衣，還是做新媳婦的時候，我婆給我的，……別弄髒，藏着給玉姐兒賠嫁哩，……別拿走！……聽老人家一句話罷！……六十多歲的人，說話決不會錯呀……走罷走罷！財主家裏去，可憐窮人，放過他們罷！……幹麼點火，……不是要放火！……天除！……白煙往上直冒，一下子就穿頂了，……偺們窮人，礙着你們什麼啦，這樣狠心毒手阿！……兵爺！沒有人，鋪底下沒有藏着人！……（陪笑），我就有這麼一個小子，……他實在是駭壞啦，這孩子不會害人，……饒了他罷，……別打他，那槍把多麼重呀！……（發急），別把槍尖兒指着他，這倆式兒不好，……（跪下）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跟諸位跪下啦！……有福有量的兵老爺，……還是殺我罷！……諸位別，……（大叫），唷！……唷……唷！……我的孩子也死了！死了！死…………（大笑），……好熱呀！……（脫去衣服），火愈燒愈大，也罷，……火神

菩薩收了老婆子去罷！我還要活着幹什麼！（擁身一跳，倒在地上，亂賊亂滾）。

（又有一陣銅鼓聲）。

趙大　（漸漸靜下來，躺着不動，忽的翻身坐起，自己莫明其妙）。我這是做些什麼呀！（看了一轉），還在林子裏？（指脫下來的衣服），咦，把衣服鈔票，滿地亂扔！（仍舊穿上）。

（又是一陣銅鼓聲，只見狀似人形的黑物，一個一個現出來，接連有幾十個）。

趙大　你是誰！……都是燒死的寃鬼呀，……那不是三個年輕俏皮的姑娘，怎麼渾身黑的，眼睛鼻子都沒有，……還有老頭兒，……還有小小子，……（大駭往後退縮），幾千個弟兄們放火的，怎麼單來找我一個人，（拔槍），瞧我好欺負呀！

（連擊兩槍，萬景都寂）。

民國前一年南京

（閉幕）

第六幕

（仍在陷子上）。

趙大　（伏在地上求禱），老天爺！救救俺罷！我一輩子無惡不作，早就該報應，早就該死，念我從沒有存心故意，毒害他人，老天爺！我本不願意做壞事阿！

（銅鼓聲不絕於耳）。

趙大　（跪直伸訴），那次見男女老少，在火裏滾跌叫喚，我向弟兄求情，他們說，不放火不能搶刼，做事得斬草除根，我心裏不忍，想回營不幹，弟兄們把刀架在我頸上，說同過河，同下水，發財在一塊兒，倒霉也在一塊兒，大家勁

手，不許一個人單做好人，先殺背羣的，我沒有法子，祇好依從，到後來做溜了手，纔胡作胡爲的呀！

（銅鼓聲）。

趙大　（磕頭），那王狗子是我鄉親，流落在外，我拿錢替他治病，又代他找着差使，這東西恩將仇報，反而骰子裏灌鉛，詐騙了我的銀子，你想有一點血氣兒的人，誰還能甘心忍受，我纔䝉報他是革命黨，原爲叫他吃苦幾時，出口冤氣，誰知審出來眞憑實據，他眞是奸細，給營長槍斃了呢！營長升官，我心裏悔得了不得，五百兩賞銀，一文不要，老天爺！你也瞧見的呀！（磕頭），我趙大不能算是頂壞，多一半是冤枉的，老天爺！可憐開恩罷！

（漸漸明朗，現出衙門，居中一官，翎頂袍褂，據案高坐，十數衙役，橫眉怒目，侍立兩側，筆架簽筒，夾棍竹板，色色齊備，便是前淸時審判公堂）。

（一婦人朝上跪着，那官兒顛頭播腦，問了許多話，婦人只是搖頭，官兒想了一想，和顏悅色，指着趙大又問，婦人仍是搖頭，官兒拍案怒問，婦人只顧搖頭，官兒無法，命差役將婦人帶過一邊。

（又一老者跪上堂來，官兒照舊問了許多話，老者搖頭，官兒愷切開導，老者固執不從，仍是搖頭，官兒厲色，拔出一把簽，指指趙大那老者叩了一個頭，跪着搖頭，官兒大怒，指揮左右，將老者上了夾棍，老者痛得昏絕了去）。

趙大 （駭得手足無措，口裏只叫），老天爺！

（噴了一口冷冰，那老者漸漸醒轉，官兒指着趙大，又問，那老者回過頭，望了一眼，歎了口氣，很像不得已樣子，勉强點了點頭，官兒大喜）。

趙大 青天大老爺！寃枉阿！

（帶上那婦人來又問，婦人仍是搖頭，官兒大怒，擲下一簽，衙役等將婦人

接住鞭背）。

趙大　阿呀！老天爺！

（那婦人被鞭得一絲兩氣，官兒指着趙大再問，便連忙點頭稱是，官兒大喜）。

趙大　青天大老爺，寃枉阿！

（那衙役等，將着竹片夾棍，惡狠狠的望着他）。

趙大　（爬前跪下，叩頭求告，），青天老大爺！，寃枉阿！（說了許多遍，官兒全未聽見），老爺別把小的當做兇手，小的沒有殺人呀！，老爺！他們是打昏了，瞎指胡說，小的是寃枉的呀！

（衙役將夾棍，扔在當地）。

趙大　老爺開恩！小的打不得拉！腿骨都夾碎啦，青天大老爺！

（衙役磨拳擦掌，即待動手）。

趙大（抬頭問天），天老爺！這叫做公道，這叫做講理麼！咱們沒錢沒勢的老百姓，過着這羣（悲憤塡胸），豺狼，還想活命麼！（激烈），可是姓趙的，不能容容易易就死了，我得先殺幾個人，（立誓）諸位神道老天爺，只此一次，永不再犯，我趙大往別處躲仇避禍，從此以後，要做一個好人，（拔出槍，指着官），狗官聽着，現在是民國，有王法的，你還要寃枉我麼？

（一槍打去，萬景俱滅）。

光緒三十二年

（第二節完）（開幕）

第三節

第七幕

（林中，趙閻王前遇活埋被害諸寃鬼處，鼓聲更近了。）

趙大　（筋倦力歛，步履艱難，）這可怎麼着！（跌倒在地，）五個槍子兒，都使完啦，天還不亮！（爬起想走，又跌在地，）給他們拿住罷，我眞不在乎啦，（抱着頭哭，）我怎麼會有今天，當初：：（坐起思量往事，無限悽傷，）偺們也是本分人家，種田過活，老爹死下來，留下一所房子一塊地，我養着老娘，對河隣居劉家的小姑娘，叫小金子，（愛深難忘，提起名字，猶覺戀戀。）偺們倆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，小金子說給我做了媳婦，指望不久過門，娘兒三個，有吃有穿，短不了和和睦睦，有幾天好日子。（長歎，）誰知那個年頭，來了一個鬼子，說偺們拜祖宗敬神道，全不對，死了還得下地獄受罪，那鬼子盡敎着村里人吃洋敎，說鬼子話，拜洋菩薩，他媽的又要蓋洋敎堂，這可壞啦，我說俺自己個兒的地，怎麼不讓種呢，原來村裏的王老虎，欺着俺跟媽是孤寡，沒人帮助，把咱的地　偸占着賣給鬼子啦，蓋上洋廟，大紅磚房，王老虎發了幾百吊錢的財，偺們一個大錢沒見，鬼子勢力大着哩，那兒去講理阿，媽一急病死啦

！我的小金子。她……也……死……了！……好鬼子！好鬼子！（抱頭又哭。）

（樹後走出兩個人，一個深目黃鬚，胡服手杖，一個肥頭大腹，寬袖長袍，那洋人虎視熊盼，四處指點，那洋奴脅肩諂笑，一路奉承。）

（那洋人戲取棍子，在趙大頭上，輕輕敲了兩下。）

趙大　（跳起罵道，）什麼東西？

（洋人昂着頭，睜着眼，反而有氣。）

趙大　（見是洋人，駭得慌了手脚，連忙跪下），洋老爺：洋大人！別打！別打！洋大人！（叩頭）。

（洋人十分得意，慢慢行開）。

趙大　咳！偺們都不是人！（爬起來，恨說）好利害的鬼子，縣裏老爺都怕他，府裏老爺怕他，道裏老爺怕他，撫台大人怕他，都怕他，北京皇帝萬歲爺也怕鬼子，好呀！（聲淚俱下），窮人不怕他，別把偺們窮人，太趕極了，總有一

天反起來，拿毛子一個個斬盡殺絕，報仇雪恨，（站在一塊石頭上，側目看看洋人洋奴，忽然一陣狂笑，眼紅聲酷），我說是誰！原來是王老虎阿！你害得我好，你害得我好，呵呵！也有走到趙閻王手裏來的時候，（狂笑），今天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！

（洋奴向洋人打恭作揖，那洋人便走前來護着他）。

趙大　（正要抓住仇人，被洋人恃蠻攔阻，眞是忍無可忍）。怎麼說？王老虎拜過洋菩薩，就可以白欺負人麼！

（洋奴在洋人背後，有揶揄之色）。

趙大　（字字沉着，國人同痛）。鬼子！你聽我說！你到俺村裏來，甘言笑臉，說爲是行善救苦，俺們老實心眼，受你哄騙，把你當做朋友，禮貌相待？那知你這個東西，口是心非，結交了壞人匪類，欺負良善，盡講究損人利己，胡作胡爲；你的勢力大啦，俺們鬥不過你，今天你財也發啦，田地拿過去啦，什麼

都是你的理，什麼都是你占便宜啦，偺們呢，醜丟盡啦，不是人，應該倒霉的啦，永世比不上你洋大人，連猪狗都不如啦！姓趙的有田有地，母子兩個，過的安安樂樂的日子，好鬼子，你攪得偺們家破人亡阿，你眞把姓趙的！當做個不要臉怕死貪生沒有心肝的王八旦，不敢把鬼子怎麼樣麼！（一股怒氣，上冲牛斗，）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（擧起手來，却待行兇），

（洋人霍的豎起那棍子）。

趙大 （積威之下，倒底不敢，十分委屈，祇好往肚裏咽，那只擧起的手，慢慢縮囘來）。有……什……麼……法……子，……鬼子手裏有棍子！（無可如何，但怨毒愈甚）。

（洋人也有些擔心，提棍防着）。

趙大 （不顧死活，跳起喝道），沒有你們這羣毛子，姓趙的何至如此，還我那塊地，還我小金子，不殺你，死也不能甘心！（拔槍，三放不響，）槍！也欺

負我！（擲槍在地），老子不要啦，你們有槍，老子不怕，老子有金鐘罩，鉛子打不進，給我一根木棍，給我一根木棍，（拾樹枝在手），姓趙的一輩子不肯吃虧，殺大毛子，殺二毛子，殺三毛子，（將棍亂擊，萬景都滅）。

庚子

（閉幕）

第八幕

（林中，趙大遇見王狗子處，銅鼓聲更近了。）

（只見密密層層，立着許多人，大半衣服破爛，狀如乞丐，幾個紅布纏頭，繡衣畫面，如戲上扮的二郎神，三太子，孫悟空，猪八戒，秦叔寶，武松，黃天霸等，有的拿着槍刀，有的揹着鈀鍬擔扁！紅旗上大書乾字，另有許多旗幟，寫的是『扶清滅洋』，『天神天將義和神團』，『殺大毛子，殺二毛子，殺三毛

子』，『姜太公在此』，『月光老師在此』，等字）。

趙大　（伏地誦咒）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奉請祖師來顯靈，（叩頭三十六），左青龍，右白虎，雲涼佛前心，玄火神後心，先請天王將，後請黑煞神，（伏地不動，少時白沫滿口，躍起，指揮衆人，操棍舞跳，口裏叫賊，與銅鼓相應）。

（閉幕）

第九幕

（銅鼓聲打成一片，少刻住了）。

（小馬領着一隊，老李做鄉導，已追到趙大入林子處）。

（小馬同老李向內張望，衆人藏伏在樹背石後，持槍守待，如臨大敵）。

老李　就是這個林子！

小馬　（很不高興），好傢伙，足足走了三十多里地！（擦汗），

老李　（在地上尋看，得意說）打這兒進去的，準沒錯兒，

小馬　（不信）由你說！

老李　（舉起枯枝），樹枝兒，沒有人打火點着，自己會燒起來麽？

（衆人都回過來看），

小馬　（無話可答，但心裏不願），你可不能說他還在裏頭罷！

老李　（冷）跑不了！

小馬　他先到三個時辰。這早晚許在林子那一邊啦！

老李　（冷）說不定，不認得路，走不出去，瞎鑽瞎撞，就許在裏頭轉上一輩子的圈子

小馬　眞他媽當的倒霉差，大冬天，在被窩裏睡着還冷，到荒地里來喝西北風麽！拿住趙大，追回贓來，明天是營裏弟兄，大夥兒都關餉，偺們就該白辛苦的！

老李　營長不說，拿不住趙大，這一個月欠餉，就算沒了麽？

小馬　不是爲這幾兩銀子，我還不來哩！

老李　（冷）拿得住！

小馬　他早是高飛遠走了！

老李　（冷）在裏頭。

小馬　好罷！就算在裏頭罷！他在暗處，偺們在亮處，他拿着槍等着，誰不知道趙閻王是百發百中呀！

（老李語塞，衆人聽見，趕快將身伏下）。

老李　（冷）等着！等着！等着！太陽快出來啦！東面發亮啦！

（忽聽得林中有物作聲甚厲，衆人回身注視）。

小馬　（走進），小心着！小心着！

（又聽得趙大在內，直着喉嚨，忘命狂喊）。

小馬　是他！是他！正是趙大，一個人舞着跳着，瘋瘋顛顛的，（大喜）手裏槍

也沒有，舞着根樹枝兒。（將手一招，許多兵都跟着衝進去了）。

老李　（跟到樹邊，忽又一個轉念，不走進去）原來如此阿！營長簡直都推在趙大身上，小馬這些昏蛋，也會信他，　（暗笑）我不明白，趙大這一槍，怎麼單打不死他，腿上小小的傷，那會致命麼！

（林中槍聲連發。）

老李　（默然，少頃長歎，）完了！這是你眼睛不認得人，對着惡虎兇狠，也要盡忠報國，纔有今天的下塲！

小馬　（走出來，）拿住了！拿住了！

（軍隊凱旋回來，幾個兵拖進趙大，放在亮處。）

老李　（解開趙大的衣服，摸胸着口，搖搖頭，）咳！（隨手拾起一捲鈔票，）這麼許多錢，準有幾千塊，

小馬　來！交給我，我帶回去，

（老李一包包遞給他，衆人看了眼紅。）

老李 （在趙大腰裏，摸着一包東西，似乎是幾捲鈔票，不覺詫異。）哦！（肩頭一綳，計上心來，連忙將趙大身體翻轉，脫去他上身軍褂。）還有！都在口袋裏，（對小馬，）你連這件褂子拿去罷！

小馬 （接了褂子，高興，）老李！全虧是你！沒你，偺們怎麼也不會知道趙大走林子這條路，回到營裏，營長準肯開恩，這趙將功贖罪定了！

老李 （聽了怫然，明知營長深刻，雖允放他做鄉導，但搶劫餉銀，本是他起意的，恐難免罪責，幸而他心裏已另有主意，便點了點頭，故意望着趙大歎氣道）也是偺們多年的朋友，三次在一塊兒出差打仗，他死得好慘呀！

小馬 （似乎有些感動，）也是他運氣不好？

老李 諸位先生走一步，（指趙大，）等我掘個坑，把趙大哥埋了。

（衆人慘然。）

老李　（感慨，）誰都許有這麼一天！

（衆人聽了，都不言語。）

小馬　走罷！營長還候着哩！

（領了衆人，打着鼓走了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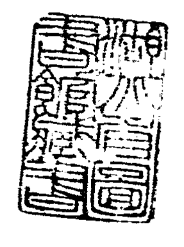
老李　（不覺眞生感觸），趙大哥！大哥！（悲痛）閻王爺，你也總算死得不含糊啦！弟兄們排着隊打着鼓的送你！（彎下去，代他整理衣服）營長待你好麼，營裏這麼些人，就是你心眼兒眞實，就是你傻！（指點着數說一番，又是怪他，又是憐他）。你阿！你做好人心太壞，做壞人心太好，好人壞人，都做不到家，我瞧你東奔西走，到處惹禍，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，（含淚）今天還是老李來埋你！（頓）老李求你幫個忙，行不行，腰裏的鈔票洋錢，借給我做盤纏罷！（不忍動手，停了一刻，纔將趙大腰裏紮着的手巾包解下來，取出鈔票，盡數放在自己懷裏，即將手巾包了趙大的頭）趙大哥你死了沒鬼便罷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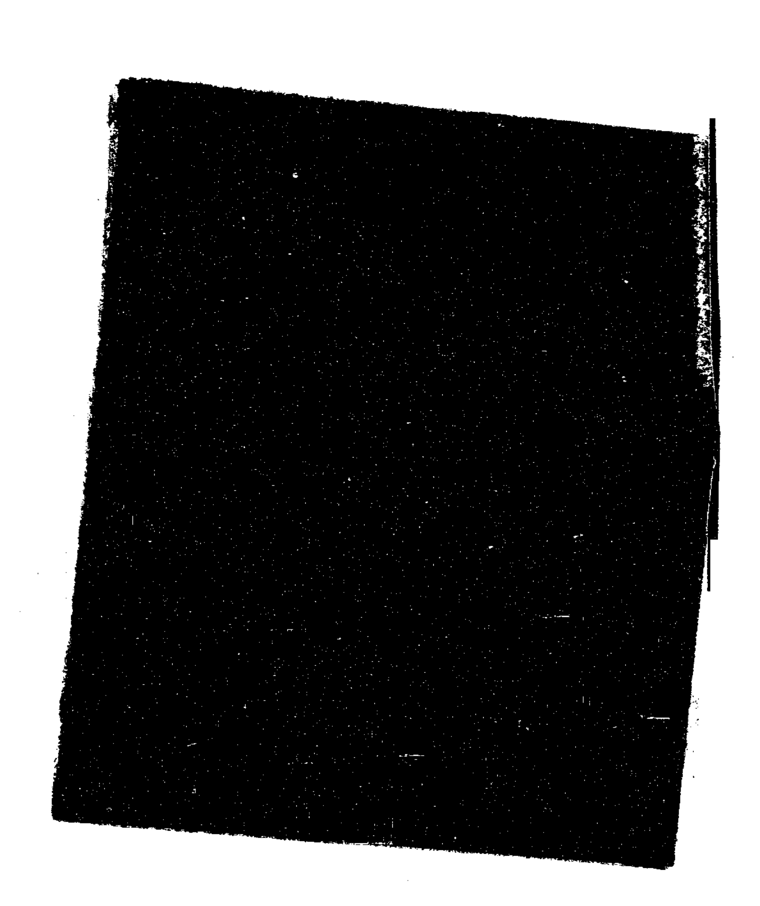
二

假如有靈，偺保佑着我過林子回老家罷！（拉着趙大，又回頭看看天光）天也快亮啦！（走入林子去了。）

（閉幕）（完）

（此劇排演權由作者保留）





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

一——二〇〇〇

實價五角五分

版權之印

著者　洪深

發行者　上海東南書店

印刷者　上海東南書店

總代售處　上海四馬路中　啓智書局

代售處　全國各大書坊

